

高麗史

列傳

六十載



特

リ印6
2809
62



明伊 6
冊 2809
卷 62



別段

列傳卷第十六

高麗史一百三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直學知經筵春秋館事無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牛三子

趙冲 怵

趙冲字湛若侍中永仁之子生一月母亡稍長極哀慕家稱孝童以蔭補官入大學登上舍明宗時登第籍內侍博聞強記諳練典故熙宗朝拜國子大司成翰林學士一時典冊多出其手出為東北面兵馬使還拜禮部尚

書高宗三年進樞密副使翰林學士承旨上
將軍文臣兼上將軍自文克謙始中廢已久
王以冲才兼文武特授之時金山兵闌入北
鄙以叅知政事鄭叔瞻爲行營中軍元帥冲
副之右承宣李延壽都知兵馬事五領軍屬
焉又括京都人不論職之有無凡可從軍者
皆屬部伍又發僧爲軍共數萬叔瞻等點兵
於順天館時驍勇者皆爲崔忠獻父子門客
官軍皆老弱羸卒元帥心懈王御崇文殿群

臣入謁分立左右叔瞻冲以戎服率諸摠管
入庭行禮王親授鉞日官以拘忌諂忠獻出
師不由大路自保定門循城南宿後猊驛會
大雪士卒凍縮不能前及霽至興義驛適平
州防禦軍還前軍望見槍旗誤謂賊兵至遂
奔潰唯冲勒兵整肅叔瞻等聞賊兵至益白
州退屯興義金郊兩驛聞復退屯國清寺明
年叔瞻免以知門下省事鄭邦輔代之邦輔
冲等耀兵益州賊兵遁去五軍元帥追賊于

安州行至太祖灘遇雨而止置酒宴樂不設
備有一人乘白馬突入陣中舉旗而麾俄而
賊兵大至急圍五軍前軍先潰遂薄中軍縱
火燒壘諸軍士卒散走唯左軍拒戰邦輔冲
奔左軍左軍亦敗五軍皆潰大將軍李義儒
白守貞將軍李希柱等戰死士卒死者不可
勝記輜重資糧器仗皆為所奪邦輔冲奔還
京潰卒絡繹於道賊追至宣義門焚黃橋而
退朝野大震御史臺上疏曰鄭邦輔趙冲望

賊畏縮莫有鬪心奔軍驚走以致士卒陷沒
又歷代所傳兵書文籍以至器仗盡為敵奪
未副推轂之意請免其職不允御史臺復請
罷職從之未幾冲復為西北面兵馬使俄拜
樞密使吏部尚書諫官奏趙冲昨以敗軍被
劾免官今無功可賞復除舊職乞收戍命待
其成功許除官從之女真黃旗子軍渡鴨綠
來屯麟龍靜三州境冲與戰斬獲五百一十
餘級又戰于麟州暗林平大敗之殺虜及溺

江死者不可勝數僅三百騎遁去即復冲職
明年以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召還賊日熾官
軍懦弱不能制復以冲爲西北面元帥金就
礪爲兵馬使借將軍鄭通寶爲前軍吳壽祺
爲左軍申宣胄爲右軍李霖爲後軍李迪儒
知兵馬事授錢遣之初冲恨敗軍作詩曰萬
里霜蹄容一蹶悲鳴不覺換時節儻教造父
更加鞭踏躡沙場摧古月至是部伍整齊號
令嚴明秋毫不犯諸將莫敢以書生易之冲

等道長湍至洞州遇賊東谷擒其毛克高延
千戶阿老次成州以待諸道兵慶尚道按察
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敦守
金季鳳擊之以迎勣既從二道俱指中
軍我張左右翼鼓而前賊軍望風而潰敦守
等與勣來會錄事申仲諧分其兵輸軍食賊
又要之將軍朴義隣敗之于禿山賊散而復
集騎數萬盡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刺逃
歸賊魁又欲引還慮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

江死者不可勝數僅三百騎遁去即復冲職
明年以守司空尚書左僕射召還賊日熾官
軍懦弱不能制復以冲爲西北面元帥金就
礪爲兵馬使借將軍鄭通寶爲前軍吳壽祺
爲左軍申宣胄爲右軍李霖爲後軍李迪儒
知兵馬事授錢遣之初冲恨敗軍作詩曰萬
里霜蹄容一蹶悲鳴不覺換時節儻教造父
更加鞭踏躡沙場摧古月至是部伍整齊號
令嚴明秋毫不犯諸將莫敢以書生易之冲

等道長湍至洞州遇賊東谷擒其毛克高延
千戶阿老次成州以待諸道兵慶尚道按察
使李勣引兵來遇賊不得前遣將軍李敦守
金季鳳擊之以逆責而賊從二道俱指中
軍我張左右翼鼓而前賊軍望風而潰敦守
等與勣來會錄事申仲諧分其兵輸軍食賊
又要之將軍朴義隣敗之于禿山賊散而復
集騎數萬盡銳來攻我又敗之亞將脫刺逃
歸賊魁又欲引還慮我要其歸路入保江東

高麗史卷一百三
城蒙古太祖遣元帥哈真及扎刺率兵一萬
與東真萬奴所遣完顏子淵兵二萬聲言討
契丹賊攻和孟順德四城破之直指江東會
天大雪餉道不繼賊堅壁以疲之哈真患之
遣通事趙仲祥與我德州進士任慶和來牒
元帥府曰皇帝以契丹兵逃在爾國于今三
年未能掃滅故遣兵討之爾國惟資糧是助
無致欠闕仍請兵其辭甚嚴且言帝命破賊
之後約爲兄弟於是以尚書省牒荅曰大國

興兵救患弊封凡所指揮悉皆應副冲即輸
米一千石遣中軍判官金良鏡率精兵一千
護送及良鏡至蒙古東真兩元帥邀置上坐
宴慰曰兩國結爲兄弟當白國王受文牒來
則我且還奏皇帝時蒙古東真雖以討賊救
我爲名然蒙古於夷狄最凶悍且未嘗與我
有舊好以故中外震駭疑其非實朝議亦依
違未報遂稽往犒冲獨不疑馳聞不已蒙古
怒其緩訶責甚急冲輒隨宜和解之明年冲

與哈真子淵等攻江東城破之哈真等還冲
送至義州哈真執冲于泣下不能別蒙古軍
奪我諸將馬以行冲詰之曰此皆官馬雖死
納皮不可奪也蒙古信之有一將軍受銀給
馬蒙古以冲言爲誣復多奪馬去子淵頗知
人謂我人曰汝國帥奇偉非常人也汝國有
此帥天之賜也冲嘗被酒枕其膝而睡子淵
恐其驚寤略不動左右請易以枕子淵終不
肯其忠義恩信之感動人者如此凱還忠獻

忌功停迎迓禮拜政堂文學判禮部事尋加
守太尉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修國史明
年卒年五十訃聞王震悼輟朝三日贈開府
儀同三司門下侍中謚文正爲人風姿魁偉
外莊重內寬和凡遇士愉愉然不施戟級三
掌文闈所選皆名士出將入相朝野倚重平
時莅事未嘗露稜角故世徒知其爲寬厚豁
達長者及持大兵臨大事然後乃知有磊落
不常之器爲相開獨樂園于東臯每公餘引

賢士大夫以琴酒自娛後配享高宗廟庭子
叔昌李珣叔昌別有傳李珣官至門下侍郎
平章事謚光定子抃

抃席家蔭又藉妻父金方慶勢驟拜郎將兼
監察史嘗以行首宿衛一日乘晚入直門已
閉元宗聞之命從隙入抃辭曰人臣不宜從
隙竟不入有司以闕直劾罷人稱其直方慶
之討珍島也白玉起抃爲將軍又從方慶征
日本有功後元復征日本忠烈請于帝授昭

信校尉管軍摠把賜銀牌及印於是從方慶
赴征歷右副承旨知密直司事以病免王超
拜其壻庾瑞爲郎將慰之尋卒抃容儀偉麗
頗通典故性寬平人無怨者子文簡文瑾文
簡字敬之官至密直副使亦美風儀閑習禮
度爲時所稱文瑾叅知門下政事集賢殿大
學士

四字下

金就礪

文衍 駢

金就礪彥陽人父富禮部侍郎就礪蔭補正

尉選充東宮衛累遷將軍鎮東北界擢大將軍康宗朝巡撫塞上邊民畏愛高宗三年契丹遣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脅河朔民自稱大遼收國王建元天成蒙古大舉伐之二王子席卷而東與金兵三萬戰于開州館金兵不克退守大夫營二王子進攻之遣人告北界兵馬使云爾不送糧助我我必侵奪汝疆我於後日樹黃旗汝來聽皇帝詔若不來將加兵于汝至其日果樹黃旗兵馬使不往明

日使其將鵝兒乞奴引兵數萬渡鴨綠江攻寧朔等鎮掠城外財穀畜產而去又明日闕入義靜朔昌雲燕等州宣德定戎寧朔諸鎮皆以妻子自隨彌漫山野恣取禾_穀牛馬而食之居月餘食盡移入雲中道於是以上將軍盧元純爲中軍兵馬使知御史臺事白守貞知兵馬使左諫議大夫金蘊珠爲副使上將軍吳應夫爲右軍兵馬使崔宗峻知兵馬事侍郎庾世謙爲副使就礪爲後軍兵馬使

尉選充東宮衛累遷將軍鎮東北界擢大將軍康宗朝巡撫塞上邊民畏愛高宗三年契丹遣種金山王子金始王子脅河朔民自稱大遼收國王建元天成蒙古大舉伐之二王子席卷而東與金兵三萬戰于開州館金兵不克退守大夫營二王子進攻之遣人告北界兵馬使云爾不送糧助我我必侵奪汝疆我於後日樹黃旗汝來聽皇帝詔若不來將加兵于汝至其日果樹黃旗兵馬使不往明

日使其將鵝兒乞奴引兵數萬渡鴨綠江攻寧朔等鎮掠城外財穀畜產而去又明日闕入義靜朔昌雲燕等州宣德定戎寧朔諸鎮皆以妻子自隨彌漫山野恣取禾穀牛馬而食之居月餘食盡移入雲中道於是以上將軍盧元純爲中軍兵馬使知御史臺事白守貞知兵馬使左諫議大夫金蘊珠爲副使上將軍吳應夫爲右軍兵馬使崔宗峻知兵馬事侍郎庾世謙爲副使就礪爲後軍兵馬使

崔正華知兵馬事陳淑爲副使十三領軍及神騎屬焉三軍啓行至朝陽鎮朝陽人報賊已近三軍各遣別抄一百神騎四十人至阿爾川邊與賊戰官軍稍却神騎郎將丁純祐突入賊中斬持燧者賊奔潰乘勝斬八十餘級虜二十餘人并獲楊水尺一人得牛馬數百匹符印器仗甚衆乃拜純祐爲將軍三軍又與賊戰于連州東洞斬百餘級賊三百餘人來屯龜州直洞村軍候負吳應儒率步卒

三千五百人銜枚擊之散負咸洪宰甄國寶李稷校尉任宗庇等斬二百五十餘級虜三千餘人得牛馬戰具銀牌銅印亦多三軍又戰于龜州三波驛二日斬二百一十餘級虜三十九人將軍李陽升亦破賊于長興驛賊自昌州移屯延州之開平原林兩驛終日絡繹不絕官軍遣神騎將追之遇賊與戰于新里斬一百九十級官軍進次延州以光裕延壽周氏光世君梯趙雄等六將守獅子岩末

麟迪夫文備三將守揚州翼日九將戰于朝
宗成斬獲七百六十餘人得馬騾牛及牌印
兵仗無算賊不復分兵聚屯開平驛諸軍莫
敢前右軍據西山之麓中軍受敵于野小退
屯獨山就礪拔劍策馬與將軍奇存靖直衝
賊圍出入奮擊賊兵潰追過開平驛賊設伏
驛北急擊中軍就礪回擊之賊又潰元純夜
謂就礪曰彼衆我寡右軍又不至始賣三日
糧耳今已盡不如退據延州城以俟後便就

礪曰我軍屢捷闔志尚銳請乘其鋒一戰而
後議之賊布陣墨匠之野軍勢甚盛元純馳
召就礪且揚黑幟爲信士卒冒白刃爭赴無
不一當百就礪與文備橫截賊陣所向披靡
三合三克就礪長子死賊奔入香山燒普賢
寺官軍追擊之斬獲搃二千四百餘人溺死
南江者亦以千數餘衆夜遁昌州婦女小兒
委弃路傍號哭聲如萬牛有一人弃兵自稱
官人直前請曰我等擾貴國邊疆固有罪矣

婦子何知請無庸盡殺且無薄我我則刻日
自返矣就礪使謂之曰汝言何可信與之酒
快飲而去俄而鵝兒乞奴送符文陳乞如其
所言三軍各遣二千人躡其後見賊所奔資
糧器仗狼籍於道牛馬或斫其腰或刺其後
蓋使得之不可復用也所遣六千人戰于清
塞鎮擒殺過當平虜鎮都領祿進亦擊殺七
十餘級賊遂踰清塞鎮遁去或云香山之戰
賊將只奴中箭死金山搃領其衆或云擒一

婦人云我是鵝兒妻吾夫初入藥山寺見殺
只奴兼領其軍官軍次延州又聞賊兵後至
者大入境唯留內廂自衛其餘悉發後軍獨
遇于揚州擒殺數十百級兩軍先回博州就
礪護輜重徐行至沙現浦賊突出狙擊就礪
告急於兩軍兩軍守便宜不出就礪力戰却
之卒護輜重而至元純出迎西門外賀曰卒
遇強敵能摧其鋒使三軍負荷之士無一毫
之失公之力也馬上舉酒爲壽兩軍將士及

諸城父老皆叩頭曰今者與強寇角立而自
戰其地可謂難矣而於開平墨匠香山原林
之役後軍每爲先鋒以小擊衆使我老弱存
其性命顧無以報但祝壽而已賊復聚衆連
日耀兵於昌州門外賊百五十人犯昌州官
軍擊走之官軍屯博州夜遣卒襲賊于興郊
驛虜四十餘人明日夜戰于洪法寺克之又
明日將軍金公奭與賊百餘人戰于州城門
外殺獲五十餘人公奭手斬帶銀牌者官軍

入城休卒賊夜涉清川江指西京官軍與賊
戰于渭州城外敗績將軍李陽升等千餘人
死京都聞之哭者滿城賊至西京城外屠安
定林原驛及崑華妙德花原等寺官軍不能
沮遏賊履冰渡大同江遂入于西海道屠黃
州明年就拜就礪金吾衛上將軍又遣承宣
金仲龜領南道兵以會仲龜與賊戰陶公驛
敗績初中軍奏請濟師以左承宣車佃爲前
軍兵馬使大將軍李溥知兵馬事禮部侍郎

金君綏爲副使上將軍宋臣卿爲左軍兵馬使將軍崔愈恭知兵馬事刑部侍郎李實椿爲副使并前三軍爲五軍至是五軍次于安州太祖灘與戰大敗奔還賊乘勝馳突就礪與文備仁謙逆擊之仁謙中流矢死就礪奮劍獨拒槍矢交貫于身病瘡而還賊追官軍至宣義門而退遂寇牛峯趣臨江長湍於是更闕五軍以吳應夫爲中軍兵馬使大將軍李茂功知兵馬事少府監權濬爲副使上將

軍崔元世爲前軍兵馬使郭公儀知兵馬事戶部侍郎金奕興爲副使借將軍貢天源爲左軍兵馬使司宰卿崔義知兵馬事將作監李勣爲副使借上將軍吳仁求爲右軍兵馬使借衛尉卿宋安國知兵馬事侍郎秦世儀爲副使上將軍柳敦植爲後軍兵馬使崔宗峻知兵馬事陳淑爲副使以禦之五軍不發唯敦植發向交河應夫使人沮之曰賊在積城塲可回軍敦植不聽請四軍合攻賊四軍

從之行至積城不見賊賊陷東州忠獻奏曰
契丹兵過東州勢將南下五軍逗遛不戰徒
費糧餉請罷應夫奪子壻職以前軍兵馬使
崔元世代之以就礪為前軍兵馬使三從之
賊指交河過澄波渡官軍與戰于楮村却走
之官軍奏捷云賊至豐壤縣曉星峴官軍欲
戰將渡橫灘賊兵尾擊之左軍先戰敗走中
軍後軍自山外出賊背擊却之追至盧元驛
宣義塲斬賊甚多牛馬衣糧盡弃而去時有

隊正安彭祖中矢而還曰賊兵被殺唯二人
餘死者皆我軍也前軍右軍戰于砥平縣敗
之獲馬千餘匹賊陷安陽都護府執按察使
魯周翰殺之官屬亦多死賊入原州州人
與賊相持凡九戰食盡力窮無外援城遂陷
前軍右軍敗績以大將軍任輔為東南道加
發兵馬使選城中公私奴隸充部伍以遣之
前軍右軍遇賊于楊根砥平屢戰取金銀牌
及傘子忠獻褒之以郭公儀為衛尉卿右軍

從之行至積城不見賊賊陷東州忠獻奏曰
 契丹兵過東州勢將南下五軍逗遛不戰徒
 費糧餉請罷應夫奪子壻職以前軍兵馬使
 崔元世代之以就礪為前軍兵馬使三從之
 賊指交河過澄波渡官軍與戰于楮村却走
 之官軍奏捷云賊至豐壤縣曉星峴官軍欲
 戰將渡橫灘賊兵尾擊之左軍先戰敗走中
 軍後軍自山外出賊背擊却之追至盧元驛
 宣義場斬馘甚多牛馬衣糧盡弃而去時有

隊正安彭祖中矢而還曰賊兵被殺唯二人
 餘死者皆我軍也前軍右軍戰于砥平縣敗
 之獲馬千餘匹賊陷安陽都護府執按察使
 魯周翰殺之官屬亦多死賊入原州州人又
 與賊相持凡九戰食盡力窮無外援城遂陷
 前軍右軍敗績以大將軍任輔為東南道加
 發兵馬使選城中公私奴隸充部伍以遣之
 前軍右軍遇賊于楊根砥平屢戰取金銀牌
 及傘子忠獻褒之以郭公儀為衛尉卿右軍

南唐書卷三十三
十四
兵馬使吳孝貞爲上將軍公儀曾坐贓免以
功復職官軍追賊至黃驪縣法泉寺移次禿
站元世曰明日之路有二歧吾行如何則可
就礪曰分軍犄角不亦可乎元世從之翼日
會于麥谷與戰斬獲三百餘級迫于提州之
川流屍蔽川而下後三日追至朴達峴任輔
亦將兵來會元世謂就礪曰嶺上非大軍所
止欲退屯山下就礪曰用兵之術雖貴人和
地利亦不可輕賊若先據此嶺我在其下猿

孫之捷亦不得過况於人乎官軍遂登嶺而
宿質明賊果進軍于嶺之南先使數萬人分
登左右峯欲爭要害就礪使將軍申德威李
克仁當左崔俊文周公裔當右就礪從中鼓
之士皆殊死戰官軍望之亦大呼爭前賊大
潰老弱男女兵仗輜重狼籍委弃賊由是不
果南下皆東走追至溟州大關山嶺將卒怯
懦退屯旬日乃進賊已踰嶺矣中軍左軍前
軍復追賊至溟州毛老院敗之獲玉帶金銀

牌器仗賊圍溟州四軍追之後軍不及屯剛
州右軍與賊戰于登州敗績陣主兵守貞死
賊趨咸州遂入女真地官軍退縮莫有追躡
者就礪承中軍牒移兵定州使覘賊返曰賊
在咸州與我比境雞犬之聲相聞就礪築鹿
角垣三周其隍留李克仁盧純祐申德威朴
蕤等四將守之移據興元鎮賊得女真兵復
振長驅而來就礪回軍遇於豫州杜川交綏
而退忽遘疾將佐請歸就醫藥荅曰寧為邊

城鬼豈可求安於家乎疾甚勅歸京理疾肩
輿至京累月乃瘳就礪所留兵戰于渭州敗
績賊復聚寇高州和州陷寧仁長平二鎮又
陷豫州於是罷五軍及加發兵置三軍以文
漢卿為中軍兵馬使李寶椿知兵馬事李得
喬為副使貢天源為左軍兵馬使宋安國知
兵馬事金奕輿為副使李茂功為右軍兵馬
使權濬知兵馬事金泌亮為副使明年賊又
大至以守司空趙冲為西北面元帥就礪為

兵馬使借將軍鄭通寶爲前軍吳壽祺爲左
軍申宜胄爲右軍李霖爲後軍李迪儒知兵
馬事王親授鉞遣之冲就礪等數與賊戰敗
之賊勢窮入保江東城哈真扎刺與完顏子
淵追討契丹直指江東遣人來請兵糧諸將
皆懼於行就礪曰國之利害正在今日若違
彼意後悔何及冲曰是予意也然此大事非
其人不可遣就礪曰事不辭難臣子之分吾
雖不才請爲公一行冲曰軍中之事待倚公

重公去可乎明年就礪乃與知兵馬事韓光
衍領十將軍兵及神騎大角內廂精卒往焉
哈真使通事趙仲祥語就礪曰果與我結好
當先遙禮蒙古皇帝次則禮萬奴皇帝就礪
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天下安有二帝耶只
拜蒙古帝就礪身長六尺五寸以長而鬚過
其腹每盛服必使兩婢子分舉其鬚而後束
帶哈真見狀貌魁偉又聞其言大奇之引與
同坐問年幾何就礪曰近六十矣哈真曰我

未五十既爲一家君其兄而我其弟乎使就
礪東向坐明日又詣其營哈真曰吾嘗征伐
六國所閱貴人多矣見兄之貌何其奇歟吾
重兄之故視麾下士卒亦如一家臨別執手
出門扶掖上馬數日冲亦至哈真問元帥年
與兄孰長就礪曰長於我矣乃引冲坐上座
曰吾欲一言恐爲非禮然於親情不宜自外
吾其坐兩兄之間如何就礪曰是吾等所望
但未敢先言耳坐定置酒作樂蒙古之俗好

以銛刀刺肉賓主相啗往復不容瞥我軍士
素號勇者莫不有難色冲就礪跪起承迎甚
熟哈真等極歡哈真善飲與冲校優劣約不
勝者罰之冲引滿輒酌雖多無醉色及闌舉
一杯不飲曰非不能飲若勝而如約則公必
受罰矣寧我見罰耳主人而罰客可乎哈真
重其言而大悅約詰朝會江東城下去城三
百步而止哈真自城南門至東南門鑿池廣
深十尺西門以北委之完顏子淵東門以北

委之就礪皆令鑿隍以防逃逸賊勢窘四十
餘人踰城降於蒙古軍前賊魁噶捨王子自
縊死其官人軍卒婦女五萬餘人開城門出
降哈真與冲等行視投降之狀王子妻息及
僞丞相平章以下百餘人皆斬於馬前其餘
悉寬其死使諸軍守之哈真曰我等來自萬
里與貴國合刀破賊千載之幸也禮當往拜
國王吾軍頗衆難於遠行但遣使陳謝耳哈
真札刺請冲就礪同盟曰兩國永爲兄弟萬

世子孫無忘今日冲設犒師宴哈真以婦女
童男七百口及吾民爲賊虜掠者二百口歸
于我以女子年十五左右者遺冲就礪各九
人駿馬各九匹其餘悉令自隨冲以契丹俘
虜分送州縣擇閑曠地居之量給田土業農
爲民俗呼爲契丹場是年義州賊韓恂多智
殺守將連諸城以叛以樞密副使李克僭將
中軍李迪儒將後軍就礪將右軍討之明年
拜樞密副使代克僭將中軍恂智等投金元

帥丐哥下丐哥下誘斬二人傳首于京三軍
請理諸城從逆之罪就礪曰書云殲厥渠魁
脅從罔治大軍所臨如火燎原無辜受禍多
矣况因契丹關東為墟今又縱兵自撤藩籬
可乎餘悉不問就礪遣郭元固金甫貞宗周
秩宗周賚等往義州安集遺民周賚貪婪多
受人賂無賂者借事誅殺州人怨之引賊黨
尹昌等踰城而入殺周賚等元固甫貞逃奔
以告就礪遣判官崔弘錄事朴文樾諭以禍

福繼遣大將軍趙廉卿將軍朴文賁以兵五
千討之昌等逃賊黨瓦解時契丹餘眾竄伏
寧還山中時出鈔盜為民患就礪遣李景純
李文彥擊破之北境以安明年陞樞密使兵
部尚書判三司事俄遷叅知政事判戶部事
十五年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
遂拜侍中二十一年卒謚威烈為人節儉正
直忠義自守持軍嚴士卒不犯秋毫有酒即
用一卮與最下者均飲故得其死力江東之

高麗史卷之三十一
二十
役事皆讓於冲至臨陣制敵多出奇計以成大功然未嘗自矜為相正色率下人不敢欺配享高宗廟庭子佺門下侍郎平章事子良鑑額仲保聃良鑑子文衍

文衍幼為僧後歸俗年踰三十不能自振女弟淑昌院妃得幸忠烈王即授左右衛散員驟遷至僉議侍郎贊成事妃又寵於忠宣封王淑妃拜文衍僉議中護元授信武將軍鎮邊萬戶賜王珠虎符本國封彥陽君後率禿

魯花如元又加鎮邊萬戶府達魯花赤忠肅元年東還卒于道為人豁遠無迂曲每見淑妃左右太侈抑止之謚榮信無子

聃字損之蔭補東面都監判官登第累遷禮部郎中忠烈以世子入元聃從之及忠烈尚公主襲爵東還聃功居多賜誓券曰爾功之大予賞之微爾雖有罪十犯九宥至于子孫亦如之官累判秘書寺事與同修國史任翊撰元世祖事跡尋遷承旨進副知密直出為

西北面都指揮使歷監察大夫判三司事二十七年以僉議叅理卒謚文慎性純厚無華奉公以正能業其家子倫禍倫自有傳禍志操廉靜官至代言

李勣

李勣

李勣砥平人父俊善大將軍勣屬內侍轉閣門祗候累遷兵部郎中高宗三年金山兵犯境勣爲右軍兵馬判官與賊戰于豸豨驛賊乘勝而進我軍奔北勣獨瞋目直前手斬數

級遂叱衆俱進賊乃退拜將作監爲左軍兵馬副使戰于廣灘先登大捷俘獲甚衆王嘉之授將軍固辭不受出爲慶尚道按察使明年賊又大至勣令諸道按察使率兵赴援時賊遮屯要害元帥密諭避之勣曰握兵赴戰惟恐不遇賊遇而避之非勇也直衝賊屯而行果遇賊與戰大勝虜獲無算勣轉軍餉于順州賊自殷州出其不意急擊之麾下士不滿百人死戰却之元帥登城望之嘆賞至垂

滂又明年召拜尚書左丞是時賊入保江東
城復以勳為兵馬使選精銳屬之勳辭以單
騎赴之及賊平仍留為東北面兵馬使六年
擢右承宣尋進樞密副使尚書左僕射累陞
至樞密使銜史大夫十二年卒年六十四為
人平易溫柔喜怒不見平時似無膽氣及臨
陣賈勇人莫能及性又儉素雖至貴顯常處
陋室晏如也無子

蔡靖

字三平

蔡靖本陰城縣吏力學通經登第掌東都書
記有清德秩滿補國學學正七管諸生敬憚
之神宗朝出牧晉陽東都與永州作亂議遣
安撫使而難其人聞東都人思靖不已乃拜
留守副使靖單騎之任東都人聞其至反側
悉安高宗初留守西都入拜樞密副使尋致
仕卒以平賊功官庀葬事

字三平

朴犀

宋文胄

朴犀竹州人高宗十八年為西北面兵馬使

高麗書卷之三 二十三
蒙古元帥撒禮塔屠鐵州至龜州犀與朔州
分道將軍金仲溫靜州分道將軍金慶孫靜
朔渭秦州守令等各率兵會龜州犀以仲溫
軍守城東西慶孫軍守城南都護別抄及渭
秦州別抄二百五十餘人分守三面蒙古兵
圍城數重日夜攻西南北門城中軍突出擊
走之蒙古兵擒渭州副使朴文昌令入城諭
降犀斬之蒙古選精騎三百攻北門犀擊却
之蒙古創樓車及大床裹以牛革中藏兵薄

城底以穿地道犀穴城注鐵液以燒樓車地
且陷蒙古兵歷死者三十餘人又焚朽炭以
焚木床蒙古人錯愕而散蒙古又以大砲車
十五攻城南甚急犀亦築臺城上發砲車飛
石却之蒙古以人膏漬薪厚積縱火攻城犀
灌以水火愈熾令取泥土和水投之乃滅蒙
古又車載草藝之攻譙樓犀預貯水樓上灌
之火焰尋熄蒙古圍城三旬百計攻之犀輒
乘機應變以固守蒙古不克而退復驅比界

諸城兵來攻列置砲車三十攻破城廊五十
閒犀隨毀隨葺鎖以鐵絙蒙古不敢復攻犀
出戰大捷蒙古復以大砲車攻之犀又發砲
車飛石擊殺無算蒙古退屯樹柵以守撒禮
塔遣我國通事池義深學錄姜遇昌以淮安
公佺牒至龜州諭降犀不聽撤禮塔復遣人
諭之犀固守不降蒙古又造雲梯攻城犀以
大于浦迎擊之無不糜碎梯不得近大于浦
者大刃大兵也明年王遣後軍知兵馬事右

諫議大夫崔林壽監察御史閔曦率蒙古人
往龜州城外諭曰已遣淮安公佺講和于蒙
古兵我三軍亦已降可罷戰出降諭之數四
猶不降曦憤其固守欲拔劍自刺林壽更諭
之犀等重違王命乃降後蒙古使至以犀固
守不降欲殺之崔怡謂犀曰卿於國家忠節
無比然蒙古之言亦可畏也卿其曷之犀乃
退歸其鄉蒙古之圍龜州也其將有年幾七
十者至城下環視城壘器械歎曰吾結髮從

軍歷觀天下城池攻戰之狀未嘗見被攻如此而終不降者城中諸將他日必皆爲將相後犀果拜門下平章事宋文冑亦從軍龜州者也以功超授郎將二十三年爲竹州防護別監蒙古至竹州城諭降城中士卒出擊走之蒙古復以炮攻城四面城門輒摧落城中亦以砲逆擊之蒙古不敢近蒙古又備人油灌藁縱火攻之城士卒一時開門突擊之蒙古死者不可勝數蒙古多方攻之凡十五

日竟不能拔乃燒攻具而去文冑在龜州熟知蒙古攻城之術其計畫無不先料輒告衆曰今日敵必設某機械我當備某器應之賊至果如其言城中皆謂之神明論功拜左右衛將軍

金慶孫 瑁

女三子下

金慶孫初名雲來平章事台瑞之子母夢五色雲間有衆環擁一青衣童自天墮懷中遂有娠及生美容姿頭上有起骨龍爪性莊重

和裕智勇絕人有膽略常處室必著皂衫如
對賓怒則鬚髮輒豎早以蔭進歷華顯高宗
十八年爲靜州分道將軍蒙古兵度鴨綠江
屠鐵州侵及靜州慶孫率衙內敢死士十二
人開門出力戰蒙古却走俄而大軍繼至州
人度不能守皆奔竄慶孫入城無一人在者
獨與十二士登山夜行不火食七日到龜州
朔州戍將金仲溫亦奔城來奔兵馬使朴犀
令仲溫守城東西慶孫守城南蒙古大至南

門慶孫率十二士及諸城別抄將出城今士
卒曰爾等不顧身命死而不退者右別抄皆
伏地不應慶孫悉令還入城獨與十二士進
戰手射先鋒黑旗一騎即倒十二士因奮戰
流矢中慶孫臂血淋漓猶手鼓不止四五合
蒙古退却慶孫整陣吹雙小竽還犀迎拜而
泣慶孫亦拜泣犀於是守城事一委慶孫蒙
古圍城數重日夜攻之車積草木輾而進攻
慶孫以砲車鎔鐵液以瀉之燒其積草蒙古

兵却復來攻慶孫據胡床督戰有砲過慶孫頂中在後衙卒身首糜碎左右請移床慶孫曰不可我動則士心皆動神色自若竟不移大戰二十餘日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蒙古曰此城以小敵大天所祐非人力也遂解圍而去尋拜大將軍知御史臺事二十四年爲全羅道指揮使時草賊李延年兄弟嘯聚原栗潭陽諸郡無賴之徒擊下海陽等州縣聞慶孫入羅州圍州城賊徒甚盛慶孫登城

門望之曰賊雖衆皆芒屨村民耳即募得可爲別抄者三十餘人集父老泣且謂曰爾州御鄉不可隨他郡降賊父老皆伏地泣慶孫督出戰左右曰今日之事兵少賊多請待州郡兵至乃戰慶孫怒叱之於街頭祭錦城山神手真二爵曰戰勝畢獻欲張蓋而出左右進曰如此恐爲賊所識慶孫又叱退之遂開門出懸門未下召守門者將斬之即下懸門延年戒其徒曰指揮使乃龜州成功大將人

望甚重吾當生擒以爲都統勿射又恐爲流矢所中皆不用弓矢以短兵戰兵始交延年恃其勇直前將執慶孫馬纏以出慶孫拔劍督戰別抄皆殊死戰斬延年乘勝逐之賊徒大潰一方復定入拜樞密院知奏事有人譖崔怡曰慶孫父子欲蠱相公且有異志怡檢覆無實乃投譖者于江轉樞密院副使三十年崔沆忌慶孫得衆心流白翎島後二年沆弑繼母大氏并投前夫子吳承績于江以

慶孫爲承績姻親遣人配所投海中慶孫累立大功朝野倚重遽爲姦賊所害人皆痛惜子瑋

瑋年十八直碩陵籍內侍遷監察史忠烈朝爲大將軍與上將軍金文庇善嘗至其家圍碁文庇妻朴氏從窓隙窺視嘆其美偉瑋聞之遂屬意未幾文庇死瑋妻又死朴遣人請曰妾無兒願得君一子養之且曰事有回陳幸一來瑋遂往通焉監察重房交章極論王

以先后族欲原之不得已流海島歸朴于竹
山初王以戶口日耗令士民皆畜廢妻廢妻
乃良家女也其子孫許通仕路若不顧信義
弃舊從新者隨以罪之所司方議施行及瑋
犯禮遂寢後爲右承旨累轉副知密直司事
僉議叅理陞侍郎贊成事改檢校守司徒復
爲侍郎贊成事進拜中贊引年致仕久之復
起爲侍郎贊成事又拜右中贊王如元以瑋
權署行省事尋罷後封樂浪君賜推誠翊戴

功臣號改封雞林府院君開府置官僚忠宣
二年以判三司事卒年七十三謚忠宣性寬
和美容儀習禮度嘗如元賀正侍宴殿上端
笏而坐每行酒者至瑋必起揖而飲世祖見
之喜曰此誠高麗宰相也以敬順王后從弟
得幸忠烈又與淑妃連戚忠宣亦寵遇之嘗
請王宴于男山書齋因事淑妃甚勤晚年封
拜皆由妃也凡所歷無樹立自奉甚侈衣服
飲食務爲華美子子興子昌子延子興美髯

豐哲以父任累遷左副承旨元使伯伯來問
宋邦英事子興與金元祥吳賢良協謀剪除
兇黨歷官至僉議評理封雞林君卒年六十
子上琦上瑤上瑛上璘

崔椿命 字季

崔椿命文憲公冲之後也性寬和有節操高
宗十八年爲慈州副使蒙古兵圍州椿命率
吏民固守不下國家以蒙古元帥撒禮塔詰
責遣內侍郎中宋國瞻諭降椿命閉門不對

國瞻罵而還及三軍將帥降撒禮塔撒禮塔
謂淮安公佖曰慈州不降宜遣人諭降佖遣
後軍陣主大集成與蒙古官人到城下曰國
朝及三軍已降宜速出降椿命坐城樓使人
對曰朝旨未到何信而降集成曰淮安公已
來請降故三軍亦降此非信耶對曰城中人
不知有淮安公遂拒不納蒙古官人呵責集
成入城椿命使左右射之皆奔却如是者數
四終不下集成深銜而返撒禮塔必使殺之

王以問宰樞皆請末減集成詣崔怡第曰椿
命拒命不降蒙古怒去禍將不小宜殺之以
示蒙古今上及宰相皆猶豫未決請公獨斷
殺之怡諾於是宰樞皆不得已從之獨俞升
旦以為不可殺聞者歎服怡遣內侍李白金
往西京將斬之椿命辭色不變蒙古官人曰
此何人白金曰慈州守也官人曰此人於我
雖逆命在爾為忠臣我且殺爾既與我約
和矣殺全城忠臣可乎固請釋之後論功以

椿命為第一擢拜樞密院副使三十七年卒
子恬官至衛尉卿

金希碑 4. 章下

金希碑本群山島人其先隨商舶到開城留
居遂以為籍初以監牧直補散貧累遷忠清
道按察使有清望轉將軍高宗八年蒙古使
著古與等怒館待不滿意或射或擊館伴郎
中崔珙等走出門即下鎗蒙古使不得出希
碑開門入諭怒得解東北面兵馬使報又有

蒙古使這可等來王以蒙人谿壑其欲凡所
需索與之則財竭否則釁生議未決遣侍中
李抗司天監朴剛材卜于大廟又未決這可
等二十三人及女使一人來督國贖王以希
碑有膽略又知詩禮善辭語命為類會使這
可等曰前此未聞安只女大王遣使而不接
待也希碑答曰往歲蒙大國恩今使价在臨
弊封若其迎迓之禮與國贖等事敢不盡心
然君在都護府予射一人死生未可知若生

則君之福死則一行必見拘留這可等屈膝
慙服一聽希碑處分又蒙古使喜速不花等
來王宴于大觀殿喜速不花等將佩弓矢七
殿希碑曰自兩國交好皆俱禮服相見今欲
以纍韉赴宴饗如禮何即解之又為東真使
館伴東真使唱曰東君初報暖希碑即對云
北帝已收寒使曰有何意而賦此句也答曰
君以春意唱吾亦以春事和之使歎服不復
詰出為義州分道將軍十年金元帥弓哥下

屯兵馬山潛寇義靜麟三州希礪奏請往擊
不得命乃遣甲士百人掩襲亏哥下營擒三
人奔潰溺鴨綠江死者頗多取輜重二十二
船以還俄改西北面兵馬副使十三年亏哥
下欲使其兵變蒙古服入寇義靜州知兵馬
使李允誠遣別將金利生大官丞白元鳳率
兵二百餘人渡鴨綠江攻破石城斬宣撫副
統等五人獲牛馬兵仗不見亏哥下而還希
礪與判官禮部員外郎孫襲卿監察御史宋

國瞻議曰亏哥下背我國恩掠我邊民而莫
有禦者國之恥也宜相與戮力追討以雪國
恥遂選步騎一萬餘人希輝將中軍襲卿將
左軍國瞻將右軍費二十日糧往討石城亏
哥下遣兵救之希礪等與戰奮擊大敗之斬
七十餘級急攻石城城主率兵出降涕泣銜
塊誓天乞解圍希礪數亏哥下背恩之罪而
還至紫布江冰已解不可渡是夜冰合乃渡
入自清虜鎮希礪作詩云將軍杖鉞未雪恥

屯兵馬山潛寇義靜麟三州希礪奏請往擊
不得命乃遣甲士百人掩襲亏哥下營擒三
人奔潰溺鴨綠江死者頗多取輜重二十二
船以還俄改西北面兵馬副使十三年亏哥
下欲使其兵變蒙古服入寇義靜州知兵馬
使李允誠遣別將金利生大官丞白元鳳率
兵二百餘人渡鴨綠江攻破石城斬宣撫副
統等五人獲牛馬兵仗不見亏哥下而還希
礪與判官禮部員外郎孫襲卿監察御史宋

國瞻議曰亏哥下背我國恩掠我邊民而莫
有禦者國之恥也宜相與戮力追討以雪國
恥遂選步騎一萬餘人希輝將中軍襲卿將
左軍國瞻將右軍費二十日糧往討石城亏
哥下遣兵救之希礪等與戰奮擊大敗之斬
七十餘級急攻石城城主率兵出降涕泣銜
塊誓天乞解圍希礪數亏哥下背恩之罪而
還至紫布江冰已解不可渡是夜冰合乃渡
入自清虜鎮希礪作詩云將軍杖鉞未雪恥

將何面目朝天闕一奮青蛇指馬山胡軍勢
欲皆顛蹶虎賁騰擊涉五江城郭爛爲煨燼
末臨杯已暢丈夫心反面無由愧汗發國瞻
和云以仁爲脊義爲鋒此是將軍新巨闕一
揮向海鯨鯢奔再舉向陸犀象蹶况彼馬山
窮獠兒制之可以隨鞭末朝涉五江暮獻捷
喜氣萬斛春光發襲卿和云塞垣無鼎又無
鍾欲記元功詩可闕書之板上告後來觀者
爭前僵復蹶孟明濟河雪秦恥若比於公當

處末明年又可定天山三箭元無一虛發初
希磾將發兵密以書告崔怡及還有司欲劾
希磾擅興師聞怡知之遂寢然功賞不行明
年出爲全羅道巡問使希磾嘗洩術僧演之
相崔怡之語有人因譖怡曰希磾等謀害公
怡遣人捕希磾等時希磾在羅州捕者至略
無懼色從容語曰願一言而死遂口號云欲
報清河百注恩東西南北捨忘身柰何一旦
逢天厭紫陌人爲碧海人自投于海并沉其

子弘已等三人希碑羨風儀有智勇通書史
爲怡所親信怡病希碑恐不瘳卜於演之家
爲妬勢者所讒而死弘已娶上將軍趙廉卿
女廉卿憫弘已無罪而死舉家爲之茹蔬一
日怡宴兩府及諸將軍問廉卿曰何故不食
肉曰闔家素饌故也怡變色曰我知之公若
無異心宜速納壻廉卿懼欲妻以郎將尹周
輔女泣曰夫死幾日而遽欲奪志廉卿強之
婚夕周輔夢弘已擊其勢驚覺俄而陰痛翼

日乃死希碑壻鄭相判樞密通輔子也恃勢
驕橫嘗奸大將軍池允深妻流南方後召還
夜至壽德宮里門閉相怒管鑰者遲來從門
隙射殺之法官大集成金得循崔宗蕃洪斯
胤等聽希碑通輔囑不問唯郎中李廷翮固
執不得遂以輕罪論免未幾廷翮爲晉陽副
使崔怡嘉其守法拜紫門指諭

李子晟

字字下

李子晟牛峯郡人父公靖兵部尚書子晟性

剛烈有勇力善射屢從軍有功累遷上將軍
高宗十八年蒙古元帥撒禮塔舉兵入侵王
命將帥三軍禦之屯洞仙驛會日暮諜者報
無賊變三軍解鞍而息有人登山呼曰蒙古
兵至矣軍中大警皆潰蒙古兵八千餘人突
至子晟及將軍李承子盧坦等五六人殊死
拒戰子晟中流矢坦中槩墜馬有兵救之僅
免三軍始集而與戰蒙古兵稍却復來擊我
右軍有散貧李之茂李仁式等四五人拒之

馬山草賊之從軍者二人射蒙古兵應弦而
仆官軍乘勝擊走之明年遷都江華御史臺
皂隸李通乘開京虛嘯聚畿縣草賊及城中
奴隸以反逐留守兵馬使遂作三軍移牒諸
寺招集僧徒掠取公私錢身子晟為後
軍陣主樞密副使趙廉卿為中軍陣主上將
軍崔瑾為右軍陣主討之賊聞三軍自江華
來拒于江三軍與戰于昇天府東郊大敗之
別將李甫鄭福綏率夜別抄先至開城賊閉

剛烈有勇力善射屢從軍有功累遷上將軍
高宗十八年蒙古元帥撒禮塔舉兵入侵王
命將帥三軍禦之屯洞仙驛會日暮諜者報
無賊變三軍解鞍而息有人登山呼曰蒙古
兵至矣軍中大警皆潰蒙古兵八千餘人突
至子晟及將軍李承子盧坦等五六人殊死
拒戰子晟中流矢坦中槩墜馬有兵救之僅
免三軍始集而與戰蒙古兵稍却復來擊我
右軍有散貧李之茂李仁式等四五人拒之

馬山草賊之從軍者二人射蒙古兵應弦而
仆官軍乘勝擊走之明年遷都江華御史臺
皂隸李通乘開京虛嘯聚畿縣草賊及城中
奴隸以反逐留守兵馬使遂作三軍移牒諸
寺招集僧徒掠取公孫王以子晟為後
軍陣主樞密副使趙廉卿為中軍陣主上將
軍崔瑾為右軍陣主討之賊聞三軍自江華
來拒于江三軍與戰于昇天府東郊大敗之
別將李甫鄭福綏率夜別抄先至開城賊閉

門城守甫給曰吾等已破官軍而還可速開
門門者信之即開甫福綏等斬守門者引兵
至通家斬之子晟等繼至賊魁計窮逃匿悉
捕餘黨誅之初忠州副使于宗柱每簿書閒
與判官庾洪翼有隙聞蒙古兵將至議城守
有異同宗柱領兩班別抄洪翼領奴軍雜類
別抄相猜忌及蒙古兵至宗柱洪翼與兩班
等皆弃城走唯奴軍雜類合力擊逐之蒙古
兵退宗柱等還州檢官私銀器奴軍以蒙古

兵掠去爲辭戶長光立等密謀殺奴軍之魁
者奴軍知之曰蒙古兵至則皆走匿不守乃
何以蒙古人所掠反歸罪吾輩欲殺之乎盍
先畱之乃詐爲會葬者吹螺集其徒先至首
謀者家火之凡豪強之有素怨者搜殺無遺
且令境內曰敢匿者滅其家於是或有匿者
則婦人小兒皆被害王又遣子晟等率三軍
討之三軍至達川水深未涉方造橋奴軍賊
魁數人隔川告曰吾等欲斬謀首出降子晟

口如此則不必盡殺汝輩也賊魁等還入城
斬謀首僧牛本以來官軍留屯二日奴軍勇
健者皆逃匿官軍入城擒支黨悉誅之以所
獲財物牛馬來獻又明年命子晟爲中軍兵
馬使討龍門倉賊獲其魁居卜往心等誅之
又有東京賊崔山李儒作亂又遣子晟往擊
之子晟帥師併日疾馳據永州城以待時賊
傳檄州郡刻日期會諸郡依違聞子晟入永
乃定賊以爲子晟軍自遠急來欲乘其勞擊

之集永之南郊官軍登城望之告子晟曰我
軍冒熱遠來賊勢盛且銳鋒不可當宜閉門
休士數日而後與戰子晟曰不可凡疲卒休
則愈怠若曠日持久則賊得我情恐生他變
不如急擊遂開門突出及賊未陣奮擊大敗
之僵屍數十里斬山等數十人令曰脅從罔
治民大悅子晟自平東京後將士日集其門
恐爲權貴所忌謝疾杜門人稱知幾三十八
年以門下平章事卒王震悼謚義烈

金允侯

牛三字下

金允侯高宗時人嘗為僧住白峴院蒙古兵至允侯避亂于處仁城蒙古元帥撒禮塔來攻城允侯射殺之王嘉其功授上將軍允侯讓功于人曰當戰時吾無弓箭豈敢虛受重賞固辭不受乃改攝郎將後為忠州山城防護別監蒙古兵來圍州城凡七十餘日糧儲幾盡允侯諭厲士卒曰若能效死無貴賤悉除官爵爾無不信遂取官奴簿籍焚之又分

與所獲牛馬人皆效死赴敵蒙古兵稍挫遂不復南以功拜監門衛上將軍其餘有軍功者至官奴白丁亦賜爵有差出為東北面兵馬使時東北面已沒於蒙古故不赴官至守司空右僕射致仕

金應德

牛三字下

金應德性勇敢元宗十一年為羅州司錄時三別抄反據珍島勢甚熾州郡望風迎降或往珍島謁見賊將至羅州副使朴瑋等首鼠

未決上戶長鄭之呂慨然曰苟不能登城固
守寧遁避山谷爲州首吏何面目背國從賊
乎應德聞其言即決意守城牒州及領內諸
縣入保錦城山樹棘爲柵率勵士卒賊至圍
城攻之士卒皆裹瘡死守賊攻城七晝夜竟
不得拔羅州遣金敘鄭元器鄭允等來報王
嘉之賜應德爵七品敘等攝伍尉又賜米各
十五石後應德又與賊戰于珍島獲一艘盡
殺之陳子和亦羅州人也長身驍勇按察使

權胆遣靈巖副使金須以兵二百守濟州又
使將軍高汝霖率兵七十繼之子和時年十
九亦從軍及賊攻濟州須汝霖等力戰死之
子和直入賊中斬其將郭延壽以出又入又
如之士卒喜躍旣而復入爲賊所害賊乘勝
盡殺官軍遂陷濟州

列傳卷第十六

4

列傳卷第十七

高麗史一百四

別段

正憲大夫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4.三字 金方慶

九容 永眺

齊頤 永煦

忻 士衡 恂

朴球

金方慶字本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遠孫父孝印性嚴毅少志學善書登第官至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初方慶母有娠屢夢餐雲霞嘗語人曰雲氣常在吾口鼻兒必神仙中來及生養於祖敏成家小有嗔恚必卧啼街衢

9.三字

牛馬爲之避人異之高宗朝年十六以蔭補散員兼式目錄事侍中崔宗峻愛其忠嘗待之以禮有大務皆委之累遷至監察御史監右倉請托不行有宰相訐權臣曰今御史不若前御史奉公會方慶至權臣詰之對曰欲如前御史吾亦能之吾要儲峙國廩不能調衆口訐者大慚權臣亦變色後爲西北面兵馬判官蒙兵來攻諸城入保葦島島有十餘里平行可耕患海潮不得墾方慶令築堰播

種民始苦之及秋大熟人賴以活島又無井泉常陸汲往往被虜方慶貯雨爲池其患遂絕入爲牽龍行首時禁衛爭附權門宿衛甚懈方慶憤其然雖疾不請告直廬湫隘衛士皆寓宿于外同僚姓朴者欲邀致一娼方慶固止之朴慙謝遷御史中丞守法不阿風節凜然元宗四年知御史臺事左承宣俞于遇久執政柄士大夫皆趨附方慶途遇揖于馬上于遇曰我是皂衫奉命三品以下皆避之

君何乃爾方慶曰君與我俱三品皂衫奉命
我欲行禮耳相詰久之方慶曰日已晏矣遂
徑去千遇深銜之凡方慶之族求仕者輒抑
之方慶不以芥意後攻珍島至全羅調兵千
遇田莊在長沙縣方慶戒勿擾及拜上將軍
以事杖重房一校班主田份惡之訴權臣貶
守南京方慶嘗爲西北面兵馬使有遺愛至
是西北諸城上書請復來鎮時方慶赴南京
纔三日命復鎮之入爲刑部尚書樞密院副

使十年林衍廢王世子適自元還至義州聞
難復入朝奏之世祖遣幹脫兒不花等諭在
國群臣及還方慶奉表偕如元世子請兵蒙
哥篤領軍將發中書省謂世子曰今蒙哥篤
若久駐西京以待大軍林衍旣背命必不給
軍食柰何世子宜令不與衍者偕行世子難
其人侍中李藏用等曰方慶再鎮北界有遺
愛非此人不可世子曰甚合吾意乃命方慶
行方慶言曰官軍到西京若過大同江王京

自亂恐將有變宜勿令過江皆曰善遂以聞
帝允之詔官軍過大同江者罪之行至東京
聞王已復位入朝因留待之時崔坦韓慎叛
殺諸城守唯禮待博州守姜份延州守權闡
曰金公之德吾豈敢忘以份闡方慶妹婿也
明年方慶與蒙哥篤至西京父老爭來餉泣
曰如公在豈有坦慎之事坦等亦朝夕來見
坦等因蒙兵潛欲乘虛構亂厚遺蒙哥篤誘
之方慶每以計沮之先是林衍慮王奏帝請

兵還欲拒之令指諭智肅大率夜別抄屯黃
州神義軍屯椒島以備之坦慎等知其謀密
具舟楫聚銳兵謂蒙哥篤曰衍等將殺官人
及大軍欲入濟州請官人聲言出獵察京軍
往來狀相報吾等以舟師進甫音島末島官
人領兵臨窄梁彼不能進退既得其情具聞
于帝王京可取子女玉帛非他有也蒙哥篤
喜諾寧遠別將吳繼夫之子得公為坦內廂
知之密告方慶方慶曰豈有此事得公曰若

不信可陰偵之詰朝方慶詣蒙哥篤館門諸
軍畢至坦慎等似有喜色蒙哥篤謂方慶曰
以客無聊擊鮮爲樂公從吾否曰獵何所曰
過大同江至黃鳳州入椒島耳方慶曰官人
亦聞聖旨何以過江蒙哥篤曰蒙人射獵爲
事帝所知君何沮之方慶曰我非禁獵禁過
江耳若欲獵何必之彼然後爲樂蒙哥篤曰
若以過江爲罪我獨當之方慶曰我在此官
人安得過江如欲之須稟帝命方慶密諭智

甫大等令退兵蒙哥篤知方慶忌直出於天
性大加敬重以實告曰欲滅王京者非獨崔
坦等亦有人焉曰爲誰曰某事秘不傳由是
讒言不入國家以安是年夏三別抄叛驅掠
人民航海而南王遣叅知政事申思佺爲追
討使又命方慶領兵六十餘人與蒙古宋萬
戶等兵一千餘人追討至海中望見賊船泊
靈興島方慶欲擊宋萬戶懼止之賊遁去自
賊中逃來者男女老弱千餘人宋萬戶以爲

賊黨悉虜而歸後請還于行省然不還者頗多賊入據珍島侵掠州郡思佺不以討賊為意或聞之曰我已為宰相破賊成功復何為乎至羅州聞賊出陸奔還于京全州副使李杉亦弃城逃皆坐免方慶代思佺與蒙古元帥阿海帥兵一千討之賊圍羅州分兵攻全州羅人與全議降全人猶豫方慶在道聞之單騎併日南行先牒全曰某日當帥兵一萬入州宜速備軍餉待之全以牒示羅賊聞之

遂解圍去自是不復肆掠方慶劾奏討賊使上將軍邊胤將軍曹子一孔愉等見賊攻錦城不救請流于島宥之止削職愉以交結宦官得免方慶與阿海屯三堅院對珍島而陳賊於所掠船艦皆畫怪獸蔽江照水動轉如飛勢不能當每戰賊軍先鼓譟突進互勝負曠日相持會潘南人洪贊洪機譖于阿海曰方慶孔愉等陰與賊相通阿海執而囚之移牒達魯花赤達魯花赤令方慶還與贊等

對辨以叅知政事蔡楨代之阿海鑲方慶令
卒五十人押送于京見者皆寃以至悲泣達
魯花赤言於王曰贊等所言誣妄宜繫牢獄
釋方慶王即請達魯花赤復令方慶討賊授
上將軍慰諭遣之方慶至珍島賊皆乘船盛
張旗幟鉦鼓沸海又於城上鼓譟大呼以助
聲勢阿海恟下船欲退屯羅州方慶曰元帥
若退是示弱也而賊乘勝長驅誰敢當鋒帝
聞而責之將何以對阿海不敢退方慶獨帥

帥攻之賊以戰艦逆擊之官軍皆退方慶曰
決勝在今日突入賊中賊圍之驅迫以去方
慶士卒殊死戰矢石俱盡又皆中矢不能起
已薄珍島岸有賊卒露刃跳入船中金天祿
以短矛刺之方慶起曰寧葬魚腹安能死賊
乎欲投海衛士許松延許萬之等挽止之創
者見方慶危急叫呼復起疾戰方慶據胡床
指揮士卒顏色自若將軍楊東茂以蒙衝突
擊之賊乃解去遂潰圍而出方慶數將軍安

世貞孔愉等不赴救之罪欲斬阿海止之明年王削愉世貞等職又奏阿海畏縮不戰帝命罷阿海以忻都代之仍詔誅贊等方慶與忻都協謀攻珍島方慶忻都將中軍入自碧波亭永寧公之子熙雍及洪茶立將左軍入自獐項大將軍金錫萬戶高乙麼將右軍入自東面惣百餘艘賊聚碧波亭欲拒中軍茶立先登縱火挾攻賊驚潰趣右軍右軍懼欲赴中軍賊獲二艘盡殺之先是官軍數與賊

戰不勝賊輕之不設備及官軍奮擊賊皆棄妻子遁其所虜江都士女珍寶及珍島居民多爲蒙兵所獲方慶見賊潰追之獲男女一萬餘人戰艦數十艘餘賊走耽羅方慶入珍島得米四千石財寶器仗悉輸王京其陷賊良民皆令復業凱還王遣使郊迎以功加守大尉中書侍郎平章事賊入耽羅築內外城恃險益猖獗時出虜掠擒安南守孔愉而去濱海蕭然侵及京畿道路不通王甚憂之十

四年以方慶為行營中軍兵馬元帥遣之方慶更鍊卒并水軍萬餘人與忻都茶立屯潘南縣將發諸道戰船皆為風簸蕩獨以全羅道一百六十艘次楸子島候風夜半風急不知所指黎明已近耽羅風濤洶湧進退失據方慶仰天太息曰社稷安危在此一舉今日之事不在我乎俄而風浪止中軍入自咸德浦賊伏兵岩石間踴躍大呼以拒之方慶厲聲趣諸船並進隊正高世和挺身突入賊陣

士卒乘勢爭赴將軍羅裕將銳兵繼至殺獲甚衆左軍戰艦三十艘自飛揚島直擣賊壘賊風靡走入子城官軍踰外城入火矢四發烟焰漲天賊衆大亂有自賊中來投者曰賊已勢窮謀遁可急擊之既而賊酋金通精率其徒七十餘人遁入山中賊將李順恭曹時適等肉袒降方慶麾諸將入子城士女號哭方慶曰只誅巨魁耳汝等勿懼執其魁金允敘等六人斬于通街擒親黨三十五人分載

降衆一千三百餘人而還其居民悉按堵如故於是忻都留蒙軍五百方慶亦使將軍宋甫演中郎將康社臣尹衡領京軍八百外別抄二百留鎮班師至羅州斬所擒親黨餘悉不問大犒師遣其子綬及祇候金城別將俞甫等告捷王拜綬爲大將軍斌爲工部郎中甫爲中郎將以世和先登陷陣拜郎將其餘賞有差及方慶凱還王欲使廣平公諲郊勞遣承宣朴恒諭以明日入京方慶即趣行入

謁王慰諭甚厚特賜紅鞵大宴將士教都兵馬使及省臺曰濟州逆賊實爲難制至請師上朝討之若兵久淹滯則飛輓之費不貲經涉大洋不測之變又可慮也宗社安危在此一舉中軍元帥金方慶自珍島之役至伐耽羅盡心竭力不避艱險措置得宜戰艦兵器糧餉無不周備督率大軍誅除兇渠疲瘵復蘇功業之重帶礪難忘兵馬使邊胤先往南方具辦諸事與方慶同心協力功烈殊異褒

賞之典速議以聞其他領兵管船將士及將
校典軍至於外別抄科賞條件並宜舉行遂
以方慶爲侍中秋被詔如元帝勅閩者趣入
使坐丞相之次輟御饌與之仍賜金鞍綵服
金銀寵眷無比及還加開府儀同三司十五
年帝欲征日本詔方慶與茶立監造戰艦造
船若依舊樣則工費多將不及期一國憂之
方慶爲東南道都督使先到全羅遣人咨受
省檄用本國船樣督造是年元宗薨忠烈即

位方慶與茶立單騎來陳慰還到合浦與都
元帥忽敦及副元帥茶立劉復亨閱戰艦方
慶將中軍朴之亮金忻知兵馬事任愷爲副
使樞密院副使金佻爲左軍使韋得儒知兵
馬事孫世貞爲副使上將軍金文庇爲右軍
使羅祐朴保知兵馬事潘阜爲副使號三翼
軍忻即綬也以蒙漢軍二萬五千我軍八千
稍工引海水手六千七百戰艦九百餘艘留
合浦以待女真軍女真後期乃發船入對馬

島擊殺甚衆至一歧島倭兵陳於岸上之亮
及方慶壻趙抃逐之倭請降復來戰茶丘與
之亮抃擊殺千餘級捨舟三郎浦分道而進
所殺過當倭兵突至衝中軍長劔交左右方
慶如植不少却拔一嗃矢厲聲大喝倭辟易
而走之亮忻抃李唐公金天祿申奕等力戰
倭兵大敗伏屍如麻忽敦曰蒙人雖習戰何
以加此諸軍與戰及暮乃解方慶謂忽敦茶
丘曰兵法千里懸軍其鋒不可當我師雖少

已入敵境人自爲戰即孟明焚船淮陰背水
也請復戰忽敦曰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
策疲乏之兵敵日滋之衆非完計也不若回
軍復亨中流矢先登舟遂引兵還會夜大風
雨戰艦觸岩崖多敗僦墮水死到合浦以俘
獲器仗獻帝及王王遣樞密副使張鎰慰諭
命方慶先還加上柱國判御史臺事元年改
官制拜僉議中贊上將軍判典理監察司事
二年如元賀聖節王上書中書省曰陪臣金

方慶奉朝命攻破珍島耽羅及征日本修造
戰艦揚兵海上實有力焉請賜虎頭金牌用
勸來者方慶奉幣禮畢上殿亡宋幼主後至
二人執袂前導帝命幼主坐皇太子下有司
請方慶與宋群臣坐次帝曰高麗慕義自歸
宋力屈乃降何可同也唯宋福王於幼主大
父行年且老賜坐金宰相上其餘皆下坐又
曰金宰相有軍功賜虎頭金牌東人帶金符
自方慶始及還王出城以迎忻都謂方慶曰

帝命我管蒙軍子管高麗軍子每事推王王
又推子果誰任之方慶曰閩外則將軍制之
閩內則受制於君固也語畢有雀雛在堂下
忻都令捕之自弄既而撲殺謂方慶曰如何
方慶曰農夫作苦此物一聚啄未穀殆盡公
殺之亦恤民意忻都曰吾見東人皆知書信
佛與漢兒相類每輕我輩以謂蒙人業殺戮
天必厭之然天賦吾俗以殺戮只當順受天
不以爲罪此子等所以爲蒙人奴僕也時公

主請工匠于元大興土木之役木匠提領盧仁秀擇一大木諷方慶柳璪與印侯張舜龍各執鉅斷其兩端曰人臣盡力於主當如是也方慶嘗享王及公主皆用新鑄銀器宴罷納于內帑又營五百羅漢堂于普濟寺極其壯麗大設會以落之達魯花赤及兩府皆會都人士女至識者譏之有人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石抹天衢曰齊安公淑金方慶等四十三人謀不軌復入江華天衢囚淑及方

慶等令宰相雜問之賴柳璪力救得免語在璪傳東征之役金佖溺死方慶以韋得儒不救主將奏罷其職郎將盧進義從方慶攻珍島不力戰掠人財產方慶没入官金福大亦當時從軍者三人俱有憾於方慶三年方慶往見忻都於碩州而還將士皆迎于碧瀾渡進義具卮酒而進方慶麾下士惡其先已止之進義曰諸軍與麾下皆人也何先後之有韓希愈曰此悖理之人請勿飲方慶遽起進

主請工匠于元大興土木之役木匠提領盧仁秀擇一大木諷方慶柳璪與印侯張舜龍各執鉅斷其兩端曰人臣盡力於主當如是也方慶嘗享王及公主皆用新鑄銀器宴罷納于內帑又營五百羅漢堂于普濟寺極其壯麗大設會以落之達魯花赤及兩府皆會都人士女全至識者譏之有人投匿名書于達魯花赤石抹天衢曰齊安公淑金方慶等四十三人謀不軌復入江華天衢囚淑及方

慶等令宰相雜問之賴柳璪力救得免語在璪傳東征之役金佖溺死方慶以韋得儒不救主將奏罷其職郎將盧進義從方慶攻珍島不力戰掠人財產方慶没入官金福大亦當時從軍者三人俱有憾於方慶三年方慶往見忻都於碩州而還將士皆迎于碧瀾渡進義具卮酒而進方慶麾下士惡其先已止之進義曰諸軍與麾下皆人也何先後之有韓希愈曰此悖理之人請勿飲方慶遽起進

義等銜之得儒謂希愈曰君何不恤我乎我
褫職而君得賞我何罪耶因辱罵遂以頭再
觸希愈宵希愈啟退之得儒怏怏以告宰樞
及監察司方慶白醉中之失誰復治之遂不
問得儒益怨曰與進義福大等陰謀傾軋乃
具狀譖於忻都曰方慶與子忻墻趙抃義男
韓希愈及孔愉羅裕安社貞金天祿等四百
餘人謀去王公主及達魯花赤入江華以叛
東征之後軍器皆當納官方慶與親屬私藏

於家又造戰艦置潘南昆湄珍島二縣欲聚
衆謀叛自以其第近達魯花赤館移居孤柳
洞國家會命諸島人民入居內地方慶父子
不從使居海濱又東征之時令不習水戰者
爲梢工水手致戰不利又以子忻守晉州幕
客田儒守京山府義男安迪材鎮合浦韓希
愈掌兵船擬舉事響應凡八條於是忻都以
三百騎至與石抹天衢告王王及公主雖知
誣妄不得已命柳墩元傳李汾禧韓康李摺

南齊書卷一百四
十五
與忻都天衢雜問之有與得儒同狀者宮得
時等四人告曰我等目不識字得儒給曰與
若俱有功盍連一狀以求爵賞故署名耳告
訐非所知也得儒又告忻都曰歲乙亥方慶
語我曰汝等助我當盡殲官軍入據海島若
不之信請與對辨方慶性沉默又憤怒似不
能言璩曰得儒旣以八事告方慶叛今所言
益重何不先載狀中耶諸囚畏韋盧莫敢正
視天祿顧叱曰汝等犬豕也攻珍島時汝二

人犯律中贓沒汝賊入官汝所憾者此耳今
飾虛辭欲陷大臣天而不誅無天也福大等
十四人又告曰以得儒故署名非吾本意王
益知誣妄止論希愈等十二人藏甲之罪杖
而釋之茶丘與本國有宿憾欲伺釁嫁禍聞
方慶事請中書省來鞠忻都亦嘗遣其子吉
歹以得儒言奏帝詔與國王公主同問於是
王與忻都茶丘復鞠方慶及忻茶丘以鐵索
圈其首若將加釘又叱杖者擊其頭裸立終

日天極寒肌膚凍如潑墨王謂茶丘曰向與
忻都已鞫訖何必更問茶丘不聽會郎哥夕
還自全羅道王引與同問郎哥夕曰我將還
朝帝若問東方事當以所聞見對茶丘頗屈
後又鞫之方慶曰小國戴上國如天愛之如
親豈有背天逆親自取亡滅吾寧枉死不敢
誣服茶丘必欲服之加以慄毒身無完肌絕
而復蘇者屢茶丘密誘王左右曰時大寒雨
雪不止王亦疲於問訊若使方慶伏辜罪止

一人法當流配耳於國何有王信之且不忍
視語方慶曰天子仁聖將明其情僞不置於
死何自苦乃爾方慶曰王何如是也臣起自
行伍致位宰相肝腦塗地不足報國豈愛身
誣服以負社稷顧謂茶丘曰欲殺便殺我不
以不義屈竟以藏甲論流方慶于大青島忻
于白翎島餘皆釋之方慶之流國人皆遮道
泣送茶丘遣人誣奏帝曰金方慶積穀造船
多藏兵甲以曷不軌請於王京以南要害之

地置軍防戍亦於州郡皆置達魯花赤方慶
及子璿家屬悉送京師以爲奴隸收其土田
以充兵糧及印侯以奏流方慶如元帝問方
慶藏甲幾何對曰四十六副耳帝曰方慶恃
此謀叛乎高麗州縣之租皆漕輸王京造船
積穀又何足疑又方慶起第王京如謀叛何
必起第過令茶丘還國王待草長可來奏得
儒進義又謂茶丘曰國家設談禪法會所以
誚上國也茶丘以語天衢遣人報中書省王

亦遣將軍盧英如元辨對平章哈伯曰此何
足上聞汝且歸令王自奏王遂如元道遇帝
勅令方慶父子得儒進義等從王入朝王遣
張舜龍召方慶等方慶忻自海島還人皆涕
泣接手曰不圖今日復見侍中父子面進義
至姚家寨舌爛暴死臨死曰吾以得儒至此
得儒聞之不寢食常仰天太息而已王上書
都堂辨方慶誣曰韋得儒盧進義等告忻都
以爲金方慶謀去公主國王及達魯花赤將

入江華如其信然得儒宜先告我何以直告
帥府忻都拷問方慶未嘗家藏兵甲惟羅裕
等四十一人所爲然裕等皆云未嘗聽方慶
謀叛事緣得儒等舍怨欲害方慶然得儒等
亦稱未嘗親聞方慶謀叛事亦未曾聽說於
人但征東時方慶麾下有不納軍器於官者
以此疑其謀叛後更言方慶再說謀叛前後
所言不同又言至元十二年十二月日到方
慶家方慶言忻都毀我房院而去因說叛事

今看帥府鎮撫也速達文字忻都以至元十
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王京翼年正月初
三日還益州得儒何稱十二月去也進義云
至元十二年四月詣方慶家方慶在門前說
謀叛事後言方慶在政房東廊下說所言前
後不同以此觀之並是妄飾忻都與達魯花
赤同鞠杖藏甲者餘皆原放惟留方慶以候
明降茶立又稟鈞旨來問韓希愈安迪材金
忻等實我所差指稱方慶擅差委吳木江積

穀實是竹州等郡縣所輸公私之物指稱方慶所畜潘南等處船楫俱是種田軍人所具指稱方慶船隻強取文字酷刑鞫問必欲招伏即今勢難自白要令方慶全其性命姑流海島以待聖慈豈謂聖明曲照勅令方慶赴京伏望詳其前表與達魯花赤文狀一一善奏得儒進義又云談禪法會將不利于上朝呼得儒問之曰隊正金玄言將設談禪寢而不行又軍成一亦言有僧告公主曰談禪不

利於上朝公主命成一妹子緊縫衣賞之今問金玄則云得儒喚我問談禪法會何由而寢荅云不知餘無所言問成一則云我寓居進義家進義將我往見得儒得儒曰聞有異事否荅云不聞公主賞僧事不曾見聞何會說與得儒我若有妹當處其家何故寓居進義之家金玄成一之言皆如此且禪法通行天下本國自國初至今三百六十餘年率以三年一度當孟春設會是年以得儒進義誣

告國家騷動欲於四月設會故淹延耳得儒
恐親朝奏聞加其罪謀沮我行又復妄說達
魯花赤不會究問遽爾申奏實深兢懼伏望
善奏既而省官聞得儒言皆大笑居十餘日
得儒亦舌爛而死時人以為天誅帝諭王曰
訐方慶者皆死無可對訟朕已知方慶寃遂
赦之命隨王還國復為中贊賜銀十斤六年
秋上章乞退王遣示旨鄭可臣敦諭起之冬
復請老王曰卿年雖老勲業殊異豈宜輕許

其退且今天子有東征之命我國亦當奏置
元帥苟以無功業者請帝以為何如遂不允
後復上章乞退又不允遣右承旨趙仁規上
中書省書曰陪臣金方慶盡心供職凡有朝
命恪勤不懈又於珍島耽羅日本隨官軍致
討累捷有功宣授虎頭牌獎諭荅勞今復管
領正軍一萬水手一萬五千往征日本若不
參領軍事竊恐難以號令或致違誤方慶年
齡雖邁壯心尚在欲更盡力以荅天恩伏請

善奏許參元帥府勾當公事帝下詔授方慶
中善大夫管領高麗國都元帥時方慶如元
賀正帝御大明殿受賀四品以上得上殿赴
宴方慶亦與焉帝溫言慰籍命坐丞相之次
賜珍餐又賜白飯魚羹曰高麗人好之仍侍
宴三日及還賜弓矢劍白羽甲又賜弓一千
甲冑一百胖襖二百令分賜東征將士仍示
東征條令丞相安童素與本國有恩者時在
朔方故不覺國贖行方慶以銀盃苧布遺其

夫人夫人曰莫是金相邪自丞相北去絕無
國贖非公誰數婦人前此進奉使必賈國贖
以行或有羨餘爲使者率私用方慶嘗爲進
奉使悉還之七年三月出師東征方慶先到
義安軍閱兵仗王至合浦大閱諸軍方慶與
忻都茶立朴球金周鼎等發至日本世界村
大明浦使通事金貯檄諭之周鼎先與倭交
鋒諸軍皆下與戰郎將康彥康師子等死之
六月方慶周鼎球朴之亮荊萬戶等與日本

兵合戰斬三百餘級日本兵突進官軍潰茶
丘奔馬走王萬戶復橫擊之斬五十餘級日
本兵乃退茶丘僅免翼日復戰敗績軍中又
大疫死者凡三千餘人忻都茶丘等以累戰
不利且范文虎過期不至議回軍曰聖旨令
江南軍與東路軍必及是月望會一歧島今
南軍不至我軍先到數戰船腐糧盡其將柰
何方慶默然旬餘又議如初方慶曰奉聖旨
費三月糧今一月糧尚在俟南軍來合攻必

滅之諸將不敢復言既而文虎以蠻軍十餘
萬至船凡九千艘八月值大風蠻軍皆溺死
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遂還軍
九年又上箋乞退以推忠靖難定遠功臣三
重大匡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世子師仍令
致仕加僉議令封上洛郡開國公食邑一千
戶食實封三百戶一日乞告上冢王遣子恂
爲太白山祭告使隨之至鄉爲親舊留數日
謂曰秋稼登場民力未暇豈可以煩汝爲遂

還二十六年以病卒年八十九方慶忠直信厚器宇弘大不拘小節嚴毅寡言待子姪必以禮多識典故斷事無差檢身勤儉晝不偃卧至老頭髮不白能寒暑無疾不遺故舊有喪輒往弔平生不言君上得失雖致仕居閑憂國如家有大議王必咨之然當國日久又受金符爲都元帥權傾一國田園遍州郡麾下將士號內廂日擁其門附勢假威者橫行中外而不之禁又第其征倭軍功爵賞頗不

均人多缺望又以外甥趙文簡娶車信女人譏其希寵遺命歸葬安東時用事者惡之遂沮禮葬後王悔之忠宣贈宣忠協謀定難靖國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謚忠烈命立神道碑子愼忻恂愼官至副知密直司事子承用承澤承用登第官至密直使以廉稱子厚恭愍朝累官檢校僉議評理附元朴賽因不花爲合浦萬戶性貪妻亦慳吝酷嘗失綾匹意子七祐竊與其妾縛拷竟日七祐死今

僕懸頸曰有問者以自縊為解時人謂綾重於子承澤以中書平章事致仕卒謚良簡子昂上洛君昂子九容齊顏

九容字敬之初名齊閔恭愍朝年十六中進士王命賦牧丹詩九容居首王奇之賜職散貧登第授德寧府注簿累遷民部議郎兼成均直講勉進後學訓誨不倦雖休沐在家諸生質問者相踵辛禡元年拜三司左尹時北元遣使來曰伯顏帖木兒王背我歸明故赦

爾國弑王之罪李仁任池齋欲迎之九容與李崇仁鄭道傳權近等上書都堂曰若迎此使一國臣民皆陷亂賊之罪他日何面目見玄陵於地下乎慶復興仁任却其書不受諫官李詹全伯英等疏論仁任罪請誅之仁任杖流諫官又以九容崇仁等謀害已並流之九容竄竹州尋移驪興放跡江湖日以詩酒自娛扁其所居曰六友堂七年禍召為左司議大夫乃上書曰今倭寇侵擾四方受敵干

戈未息民失其業飢饉流移貢賦軍旅調發
無地况變故屢興誠宜恐懼修省以答天心
殿下興居無節乘醉馳馬閭巷聞若或一蹶
恐致毀傷殿下縱自輕柰宗廟社稷何伏望
念祖宗艱難之業察皇天譴告之心日接大
臣講論治道出入威儀率由舊章不聽明年
遷成均大司成尋判典校寺事初義州千戶
曹桂龍至遼東都指揮梅義等給曰我於爾
國事每盡心行之爾國何不致謝耶十年以

九容爲行禮使奉書兼贖白金百兩細苧麻
布各五十匹以行至遼東摠兵潘敬業旺與
義等曰人臣義無私交何得乃爾遂執歸京
師帝命流大理衛行至瀘州永寧縣病卒年
四十七後禍追治桂龍誤傳義言流之九容
善詞章有惕若齋集行於世子明善明理明
允

齊顏字仲賢登第恭愍王十三年爲左正言
時內豎韓暉李龜壽以邊功超拜僉議評理

管機密甚寵幸諫官不署告身二人疑齊顏
譖王曰臣等國耳忘家暴露于外齊顏年少
謬居言官非惟不署臣等告身凡撻川之役
將士告身皆不署是有二心欲使將士解體
也王大怒謂侍中慶千與僉書密直元松壽
密直副使金達祥曰韓暉李龜壽備嘗艱危
宣力有勞故報之以爵齊顏不署告身欲鞫
之對曰郎舍衆矣齊顏豈可獨任其責王曰
齊顏卿等之族故爲卿等言之又讓松壽曰

卿掌銓選引卿族爲諫官欲何爲也松壽伏
地流汗不能對王將下齊顏獄千與密直
副使宋仁績爭之不能得達祥進曰齊顏諫
官也若下獄後世以殿下爲何如主且告身
不時署有何罪王益怒起入內翼日齊顏謝
病王遣中使強起令署暉等告身竟罷之十
五年以軍簿佐郎從田祿生聘河南王擴廓
帖木兒至燕京皇太子惡其通信命東還齊
顏謂祿生曰公大臣不可留予且留必達使

命遂稱疾留燕寄書其兄齊閔曰燕都雖不
如昔文夫可居之地也王以齊顏有異謀徵
例賜錢穀居無何齊顏自燕單騎走河南達
國書曰宰相田祿生被令旨還國齊顏以王
命不可不達又樂聞大王名不遠萬里而來
仍獻玉燭王問何物曰此明燈之具燻而暗
修則復明冀王修德若此因上書以爲我王
聰明仁武坐殲紅賊百萬之衆以安帝室爲
天下倡今大王忠義聞天下欲東西協力削

平僭亂夾輔帝室王大喜奏授中議大夫中
書兵部郎中簽書河南江北等處行樞密院
事齊顏素善儒琴至是爲王彈之王悅未幾
遣其幕客郭永錫偕來報聘王欲拜代言卒
眈嗾其不謁已沮之乃授內書舍人尋左遷
典校副令齊顏常怏怏後與前密直副使金
精等謀誅眈事泄繫巡軍杖之眈遣人縊殺
所以蔭調刪定都監判官三轉爲將軍從父
討耽羅賊告捷拜大將軍尋改司宰卿又從

征日本既還牧晉州忠烈王五年以禿魯花
入元本國人庾賄言於帝曰以蠻夷攻蠻夷
中國之勢也請令高麗蠻子征日本勿遣蒙
古軍又令高麗備兵糧二十萬石帝許之忻
謂賄曰汝非黔弼資諒之孫耶而欲壞本國
如此賄曰汝王如泥塑佛尹秀李貞元卿朴
義梁善大等剝民所取亦足以備軍糧我欲
去姦臣復正三韓也後襲父職佩金虎符仍
授昭勇大將軍管高麗軍萬戶加鎮國上將

軍累遷僉議叅理十五年帝以海都兵犯邊
遣使徵兵王遣忻率軍赴遼陽哈丹之來忻
屯泰猗縣界備之賊將至鉄嶺防守萬戶鄭
守琪懼遁還嶺路隘僅通一人賊下馬魚貫
而登時賊飢甚及得守琪資糧大饗數日鼓
行而前踰嶺闌入交州道忻亦走避賊遂陷
楊根城時帝遣元帥薛闡干來討之忻將右
軍與薛闡干等屯木州邏卒高文呂報賊屯
燕岐縣遣木奴赤等二十八人與文呂往覘

之夜半諸軍發木州黎明至燕歧賊陳正左山下諸軍猝圍之賊大驚欲據險登山我軍夾擊之賊腹背受制皆棄馬隱林木聞我前鋒二人中矢疑懼不敢進忻叱且今日敢後者斬於是步卒五百爭先登殊死戰李碩田得賢等突前斬賊先鋒壯士二人乘勝大呼大軍合擊賊勢窮奔潰追至公州江伏屍三十餘里溺死者甚多賊精騎千餘渡江而遁獲其婦女衣服鞍馬寶器不可勝計遣人告

捷王又遣忻于竹田追討餘賊授判密直司事帝賜弓矢鞍玉帶銀一錠賞戰功陞判三司事尋知都僉議司事僧日英誣告希愈謀不執忻與印侯發兵執希愈告左丞哈散鞫之希愈等不服日英亦逃侯忻等將如元訴帝王留之不從王亦遣使如元辨其誣會有赦忻等免丁父憂還國服闋又如元時希愈為相故忻不肯還居燕凡七年及希愈卒拜贊成事咨議都僉議司事加三重大匡襲封

上洛公遂東還以父遺命辭萬戶授兄子承
用忠宣即位敕曰大德三年本國無賴之徒
將欲搆亂忻與萬戶印侯能先知整亂其功
可賞宜特敘用元年卒年五十九性豁達慈
惠尤恤親戚之窮者

恂字歸厚忠烈五年登第以郎將遷學士直
講方慶征日本恂欲從之方慶不許潛登船
以從及還加殿中侍史累遷密直副使尋辭
之忠宣起為重大匡上洛君忠肅八年判三

永昫別行

司事是年卒年六十四謚文英性寬厚工隸
書畜聲伎日以絲竹為樂子永昫永暉永煦
永昫小字那海忠烈王末登第始除江陵府
錄事曹頓之亂侍從有勞策勲為一等賜推
誠秉義翊贊號封上洛府院君後忠惠被執
于元宰相國老欲上書請赦王罪議不同永
昫曰主辱臣死請之宜急語在金倫傳至忠
穆朝為左政丞與王煦等判整治都監事時
以奇三萬之死行省理問所囚整治官徐浩

田祿生等永昫告王曰殿下何因整治官王
曰三萬奪人田五結何至於死永昫曰三萬
怙勢縱恣奚止奪五結田王召理問河有源
問之永昫曰我等親奉帝命先治元惡浩祿
生奚罪乃自繫行省獄王命出之語在王昫
傳四年卒

永昫忠肅時累遷至三司右尹忠惠以侍從
功賜推誠保節同德翊贊功臣號除三司左
使忠惠被執于元侍從群小百官皆走匿獨

永昫衛王中掣忠穆即位拜贊成事提調政
房尋拜右政丞恭愍時入侍書筵請罷辨整
都監王曰予欲聞嘉言設書筵卿言實乖予
心遂稱疾入內永昫初封福昌府院君後封
上洛侯十年卒年七十謚貞簡性嚴毅沉重
親姻故舊有匱乏者無不賙給其孫士安士
衡年皆踰冠或謂永昫曰盍爲之求官對曰
子弟果賢與國家自用之苟不賢與雖得之
可保乎聞者皆服予藏官至密直副使

高麗史卷一百四
三十一
士衡初以蔭補鶯溪館直累遷監察糾正恭
愍時爲考功散郎與直郎劉慶元言按廉守
今職掌貢賦近來州縣多闕貢或至三四年
請論如法從之辛禍三年爲執義與趙浚安
翊金湊崔崇謙等同在臺諫時稱得人累遷
開城尹賜端誠輔理功臣號國家議革私田
初改按廉爲都觀察使士衡爲交州江陵道
都觀察使公明威惠綽有聲稱明年知密直
司事同知經筵事恭讓嘗御經筵講無逸士

衡曰大抵耽樂者享年短無逸者享年長理
固然也天子一身係天下安危諸侯一身係
一國安危故爲人上者宜以敬爲心以逸爲
戒蓋無逸則百姓以寧故祖宗陰佑天亦保
之耽樂則百姓不寧故祖宗陰怒天亦不佑
此享國長短之所以異也後知門下府事兼
司憲府大司憲王將遷都漢陽與同僚上疏
曰彈糾非違臣等之職今天灾地恠屢見謹
告者由政教失宜公道或廢上下之情不通

而民不安業也殿下尤宜恐懼修省誠信御
下虛懷納諫進忠直遠邪佞惠愛斯民以弭
天災乃因書雲觀奏欲遷漢陽臣等伏見楊
廣諸州之民困於土木秋耕失時漢陽人家
皆被奪占老幼飢寒寄寓山野流離顛死侍
衛諸司及諸道軍官各領衛卒旅寓辛艱朝
不及夕將有凍餒之患殿下深信讖緯不恤
民弊於皇天譴告何古昔聖王以誠小民爲
祈天永命之本願停之以固邦本王不納又

三
有凍餒

上疏言尹彞李初之黨皆已遠竄而禹玄寶
權仲和張夏慶補等尚在都下不宜罪同罰
異請一切逐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赦前不
允又再請皆不報於是士衡及執義安景儉
崔遠掌令許周崔兢持平趙庸等請辭不允
令視事又皆稱疾不出刑曹又上疏請竄玄
寶等王下其疏都評議使司使司言宜從憲
府刑曹之請唯贊成事鄭夢周言彞初之黨
罪固不白又經赦宥不可復論王不得已流

而民不安業也。殿下尤宜恐懼修省，誠信御下，虛懷納諫，進忠直，遠邪佞，惠愛斯民，以弭天災。乃因書雲觀奏，欲遷漢陽。臣等伏見楊廣諸州之民，困於土木，秋耕失時，漢陽人家皆被奪占，老幼飢寒，寄寓山野，流離顛死，侍衛諸司及諸道軍官，各領衛卒，旅寓辛艱，朝不及夕，將有凍餒之患。殿下深信讖緯，不恤民弊，於皇天譴告，何古昔聖王以誠小民為祈天永命之本，願停之以固邦本。王不納，又

再
三
有凍餒

上疏言：尹彞、李初之黨皆已遠竄，而禹玄寶、權仲和、張夏、慶補等尚在都下，不宜罪同罰異。請一切逐之。王以情狀未明，事在赦前，不允。又再請，皆不報。於是士衡及執義、安景儉、崔遠、掌令許周、崔兢、持平趙庸等請辭，不允。今視事，又皆稱疾不出。刑曹又上疏請竄玄寶等。王下其疏，都評議使司使司言宜從憲府刑曹之請，唯贊成事鄭夢、周言、彞初之黨罪固不白，又經赦宥，不可復論。王不得已，流

玄寶仲和夏等命士衡等就職士衡等嗾刑曹以夢周右彛初黨謀害所司劾之判書安景恭成石珣等劾夢周皆左遷李勲李廷補代之勲等又劾夢周及左常侍鄭寓左司議崔云嗣黨附夢周不論彛初之黨獻納李蟠正言權壘等上言彈劾非刑曹之任勲廷補劾郎舍又彈夢周謀害大臣請鞫之遂罷勲等職蟠又劾掌令崔兢不糾刑曹越職言事憲司以諫省非風憲之任又劾蟠等蟠等反

劾景儉遠周庸等憲司刑曹爲之一空士衡時方在告聞之輿疾視事上書論蟠壘身爲諫官阿附夢周不論彛初之黨力攻憲司法官甚不忠請治其罪寓云嗣蟠勲皆見罷尋拜三司左使同判都評議使司事自此以後人本朝

朴球蔚州屬部曲人其先富商球籍其資以饒財稱元宗時爲上將軍忠烈還自元至東京球言曰今駕次山谷行夜者䟽虞請嚴警

備承旨李摺曰子以上將軍領忽赤警衛不
嚴是誰之咎球無以對累遷密直副使世祖
將征日本王請于中書省賜虎頭金牌及印
授召勇大將軍左副都統從方慶征日本有
功後以同知密直司事出鎮合浦以贊成事
卒球無他技能以軍功貴

韓希愈

外三字下

韓希愈嘉州吏善騎射有膽略嘗與鄉人火
獵希愈策馬出入火中如飛人相顧驚愕希

愈笑曰大丈夫陷陣突敵死且不懼况此乎
初補隊正累遷大將軍從金方慶討珍島耽
羅皆有功日本之役方慶以希愈為先鋒短
兵相接希愈赤手奪敵刃手傷血流遂奮擊
斬數級忠烈時拜副知密直司事王聞乃顏
大王叛將助征賜希愈虎頭牌為右翼萬戶
將兵啓行聞帝已擒乃顏罷兵還後帝賜雙
珠金牌授帳前萬戶時元使張守智來一日
問希愈曰省今改何號曰僉議府改樞密院

何號曰不知守智曰君何從得宰相曰軍功
守智掩口而笑歷判密直三司事乃顏黨哈
丹來侵元遣薛閣干及那蠻歹大王分兵來
救我軍先與薛閣干併日行遂破賊于燕歧
俄而賊精騎復來對陣那蠻歹後至以恨不
及燕歧欲與戰賊有勇士一人射我軍每發
輒倒希愈援槩躍馬突入賊陣賊辟易扼勇
士以出斬之槩其首示賊賊氣褫大軍縱擊
大敗之賊盧的父子等二千許騎潰圍遁去

遂班師次石破驛那蠻歹使謂薛閣干曰賊
魁未擒不可不追薛閣干曰如聖旨則可何
用窮追希愈等遣人獻俘薛閣干軍令嚴肅
士卒震懾所過秋毫不犯二戰而克皆其力
也王命希愈追捕餘賊未幾召還留鎮江都
出拜東北面都指揮使帝命爲懷遠大將軍
賜三珠虎符弓矢玉帶銀一錠鞍一面以賞
戰功尋知僉議府事爲鎮邊萬戶忠宣爲世
子在燕邸校尉金臣甫訴曰我初從希愈塔

洪綏來燕希愈以我背綏而投邨下陵虐我
妻子希愈何人獨不知有邨下乎世子銜之
白王褫其職王命趙仁規等訊之令巡馬召
希愈希愈方與客飲謂曰吾無罪何使巡馬
召爲飲自若巡馬還白王怒命巡馬及衛士
二十餘人縛致收所帶虎符希愈性強且廉
自度無罪終不屈乃流祖月島希愈屢建軍
功知名上國時人寃之後拜守司空中京留
守開城府事商議都僉議會議都監事尋改

贊成事判版圖事萬戶印侯與希愈素有隙
誣告謀叛流海島未幾召還王遣使如元辨
侯誣告於是元執希愈以歸會王入朝奏希
愈侯曲直乃釋之愈還語在侯傳尋拜僉議
侍郎贊成事判軍簿事加重大匡僉議中贊
後拜咨議都僉議中贊尋改右中贊宦者李
淑自元奉御香來令宰樞會宮門曰與中贊
洪子藩者左與希愈者右時希愈用事王倚
以爲重故兩府皆右王召僧紹瓊于宮中點

高麗史卷之四
三十一
眼畫佛讀華嚴經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
希愈與承旨崔崇言秘記有國君敬南僧必
致覆亡之語願殿下慎之不聽俄遷左中贊
從王入朝三十二年卒于元性豁達質直少
文家貧屢假貸於人每從王畋射命中賜馬
亦不畜輒與人印侯兄事之嘗至其家曰嗟
吾兄之貧乃如是耶請王賜粟數百斛自謂
有愈侯門客裴廷芝犯法希愈欲治侯曰忘
我德耶希愈怒拔佩刀目侯而前中贊洪子

藩在坐屢眴廷芝廷芝奪其刀走希愈逐不
及他日廷芝詣希愈謝希愈曰向非汝吾幾
殺侯矣門客柳甫通其愛妓希愈覺讓甫甫
曰子嘗從軍有炊爨之勞今以妓故遽弃我
耶希愈笑遂與其妓平居雖老繕治弓矢甲
冑若臨戰陣每月夜操長槍且走且跳曰吾
力尚可用也王自復位以來王惟紹宋璘等
用事離間王父子希愈自以起自行伍位至
宰輔感王德唯務承順略不規諫忠宣謂希

愈黨王宋深有憾及卒竄其子儉于嘉州儉
與弟禧祐皆官至護軍

三字下

羅裕裕 裕 裕

羅裕羅州人三韓功臣大匡聰禮十世孫也
父得璜剝民聚歛諂事崔沆為長興副使沆
農莊在臨陂以故陞為全羅按察使後又為
濟州副使前此宋佖守濟州坐贓免得璜至
人語曰濟州昔經小盜今遇大賊官至刑部
尚書裕以蔭調慶仙店錄事林衍挾私憾殺

裕舅趙文柱脅裕離婚裕以義拒之累遷至
將軍從元帥金方慶討三別抄于珍島有功
時朝士妻多陷賊率改娶及賊平妻或有還
者皆弃之裕亦已娶新妻先入賊中得舊室
還復為夫婦如初聞者義之方慶討耽羅裕
又以大將軍從軍將前鋒先下岸殺獲甚衆
經略使賞以所獲男女二口奏帝賜中統寶
鈔又從方慶與元將忽敦等征日本遷鷹揚
軍大護軍帝賜金牌授武德將軍管高麗軍

愈黨王宋深有憾及卒竄其子儉于嘉州儉
與弟滴祐皆官至護軍

次三下

羅裕

益禧

羅裕羅州人三韓功臣大匡聰禮十世孫也
父得璜剝民聚歛諂事崔沆為長興副使沆
農莊在臨陂以故陞為全羅按察使後又為
濟州副使前此宋佖守濟州坐贓免得璜至
人語曰濟州昔經小盜今遇大賊官至刑部
尚書裕以蔭調慶仙店錄事林衍挾私憾殺

裕舅趙文柱脅裕離婚裕以義拒之累遷至
將軍從元帥金方慶討三別抄于珍島有功
時朝士妻多陷賊率改娶及賊平妻或有還
者皆奔之裕亦已娶新妻先入賊中得舊室
還復為夫婦如初聞者義之方慶討耽羅裕
又以大將軍從軍將前鋒先下岸殺獲甚衆
經略使賞以所獲男女二口奏帝賜中統寶
鈔又從方慶與元將忽敦等征日本遷鷹揚
軍大護軍帝賜金牌授武德將軍管高麗軍

高麗史卷之四十四
千戶以賞軍功忠烈時出鎮合浦以知禮特
召還掌八關會儀俄遷知申事進副知密直
司事王之請親征乃顏也賜裕虎頭牌爲中
翼副萬戶及班師策爲一等功臣賜錄券田
一百結臧獲二十口授明威將軍帝賜雙珠
金牌乃顏黨哈丹子老的鈔掠平壤將攻江
都王命裕禦之裕沿海踰險遇賊于平壤斬
哈刺桑哥二賊將賊潰又戰于燕岐大敗之
餘衆遁走女真地王又遣裕于交州道追補

之老的踰竹田復趣平壤裕將舍舟而陸玄
文奕言原隰回互恐有伏裕不聽未成列賊
大至裕麾軍退僅得登舟郎將李茂等數十
人不及登文奕立舟上呼曰茂勉之能立奇
功國有賞孰與委身逆虜妻子爲僇乎茂等
走獨山賊將輕之下馬據胡床分其衆環山
而登飛矢如雨茂偃樹立日晚飢甚啗囊中
乾餼謂軍士曰男兒當死中求生毋恐關弓
左射中賊將喉應弦而倒賊自亂茂等大呼

迫擊斬獲無算以知密直司事如元賀正帝
賜三珠虎符玉帶銀錠弓矢劍鞍馬授懷遠
大將軍十八年卒裕勇悍出衆習禮儀明斷
獄訟臨難不懼屢立邊功子益禧

益禧年十七受元命帶金符爲上千戶後襲
爵拜管軍上萬戶帶三珠虎符忠烈末授神
虎衛護軍忠宣好立新法益禧多所封駁或
撼以危言不爲動遂落職經十年乃除檢校
上護軍三遷爲商議評理封錦城君嘗尹雞

林三鎮合浦以廉勤慈惠稱年五十七授其
子世爵閑居者又十七年每念民生休戚人
材用捨負手蹙鼻獨行園庭若有隱憂忠穆
初復爲僉議叅理貌甚癯重聽然臨事慷慨
不小懈一日語判三司事李齊賢曰吾君幼
委政宰相彼負且乘者不誠覆轍吾其引避
母俱爲十手所指公當如何齊賢謝曰僕嘗
以二三策曉執政未見施行常愧不能勇退
敢不從公言居十餘日病卒益禧幼習武藝

不暇讀書而性耿介慕節義恥與人爭母嘗
分財別遺臧獲四十口辭曰以一男居五女
間烏忍苟得以累鴈鳩之仁母義而從之謚
良節子英傑

元冲甲 卷四下

元冲甲原州人短小精悍眼有電光能臨難
忘身以鄉貢進士隸本州別抄忠烈時哈丹
賊逾鐵嶺關入州縣望風奔潰莫有當者賊
來屯原州有五十騎剽掠雒岳城下冲甲率

步卒六人逐之奪賊馬八匹還賊都刺闔禿
於乃字蘭等領兵四百又至城下取祿轉米
冲甲與敢死士仲山等七人覘之仲山先入
賊中斬一人追至荆門外賊弃鞍馬遁走防
護別監卜奎大喜悉以所獲馬二十五匹與
之賊復來多張旗幟圍城數重使一人賣書
來誘冲甲突出斬之繫其書於頭擲之賊退
多修攻具城中震懼賊又遣所俘二女來誘
冲甲又斬之賊鼓譟而進百計攻之矢下如

兩城幾陷與元倉判官曹慎出城與戰冲甲
急馳上東峯斬一級賊稍亂別將康伯松等
三十餘人助之州吏元玄傳行蘭元鍾秀與
國學生安守貞等百餘人下西峯夾攻慎援
桴鼓之矢貫右肱鼓音不衰賊前鋒少北後
者驚擾自相躡轢州兵合擊聲振山岳前後
十戰大敗之斬都刺闍等六十八人射殺者
幾半自是賊挫銳不敢攻掠諸城亦堅守始
有輕賊之心皆冲甲力也以功六轉爲三司

右尹吳祈以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
良人皆切齒畏禍莫有言者冲甲率五十餘
人極言邪罪惡執送于元語在邪傳忠宣時
拜鷹揚軍上護軍忠肅六年式目都監請加
褒獎賜推誠奮勇定亂匡國功臣號越二年
卒年七十二子大明太材大器

卅三字下

金周鼎

深

宗衍

石堅

金周鼎光州人少好學沉厚寡言不妄交游
以蔭調富城尉時蒙兵大至國家驚擾周鼎

高麗史卷一百四 四十四
措置得宜威惠並著一方稱之巡問使韓訥
薦之權知都兵馬錄事元宗五年擢魁科補
海陽府銀事加典籤海陽公金俊器重之屬
內侍入政房累遷至吏部侍郎忠烈元年拜
大府卿左司議大夫明年上書請究理廉使
守令勤怠貢賦輕重鄉吏附勢逃役等事王
納之爲左右所沮事竟不行四年王如元周
鼎爲行從都監使建白本國達魯花赤王京
留守軍合浦鎮守軍黃鳳鹽白四州屯田軍

供億繁重民不堪命且金方慶有大功於朝
被誣遠流請奏于帝王入朝奏帝皆允王益
重之還國授左副承旨舊制凡國家事宰樞
會議承宣稟旨而行周鼎言今宰樞甚多謀
政無主宜別置必閣赤委以機務又內僚不
可皆令啓事請擇人爲申聞色罷其餘令慶
承益李之氏諷王遂置必閣赤申聞色周鼎
及叅文學事朴恒密直副使薛公儉左承旨
李尊庇判禮賓事廉承益大將軍印公秀趙

仁規秘書尹鄭興內侍將軍李之氏寶文署
待制郭預大府少尹安戩千牛衛錄事李子
芬詹事府錄事尹文玉大常府錄事鄭玄繼
爲必閣赤內僚郎將鄭承伍金義光姜碩李
恕河汭爲申聞色常會禁中叅決機務時號
別廳宰樞以非祖宗舊制人多譏議時大府
以內僚口傳及內侍院傳請財用殫竭有注
簿私假貸猶不能支至剃髮爲僧周鼎以爲
祇候尹諧舊爲內侍必能搏節傳請且大將

軍金子廷將軍車得珪內僚之首可抑群豎
口傳之弊請王爲別監與監察別監雜考大
府歲入以減其費後口傳愈多傳請愈繁內
僚爭援例求爲各司別坐莫之能禁郎將崔
宗彥賴公主乳媪爲牽龍行首周鼎以郎將
金禧代之禧兄儀及曹淳亦以郎將爲行首
皆周鼎姻亞時號一門三行首周鼎嘗以女
嫁大將軍尹秀子秀適遭舅服周鼎請王公
除承旨趙仁規謂非禮不奏周鼎因內僚得

請人非之又爲鷹坊都監使以鷹犬媚王頗
張權勢語人曰有王命不獲已耳元將征日
本王以周鼎有將略拜萬戶上書中書省請
賜虎頭牌乃授昭勇大將軍右副都統賜虎
頭金牌及印尋同知密直司事及征日本至
大明浦忽大風覆舟官軍多溺死周鼎以計
拯活甚衆十年知都僉議事王嘗宴群臣周
鼎上壽退公主呼謂曰卿子深逼妻縊死父
不能懲子耶對曰虎且不食其子公主不悅

周鼎退支頤睡公主使人責曰卿醉耶睡耶
曰臣無睡公主大怒命曳出明日罷職俄貶
清州牧使奪虎頭牌賜朴之亮未幾召還復
賜牌十六年卒謚文肅一子深
深忠烈朝以禿魯花入元後爲郎將又以弓
箭陪如元累遷密直副使襲父萬戶職尋加
同知嘗奉表如元請忠宣還國忠宣特換叅
理教曰宰相洪子藩崔有滄柳清臣金深金
利用等圖安社稷重義輕身偕赴朝廷論列

利害爲孤請還其功殊異宜特敘用陞贊成
事元授高麗都元帥以其女達麻實里得幸
於帝故有是拜女後封皇后深自私第入摠
部開宣以行省所在國王右丞相水精鈇鉞
等儀仗陳於馬前開宣畢三官五軍入庭羅
拜識者以爲潛禮俄遷密直使封化平君王
在元深與密直使李思溫議曰帝及太后屢
詔王之國王無意於行今本國歲輸布十萬
匹米四百斛他物不可勝紀國人漕轉之弊

益甚諸從臣皆羈旅思歸而權漢功崔誠之
同掌選法利其賂遺朴景亮爲王腹心累蒙
賞賜營置產業王之不歸實由三人盍除之
奉王以還乃因太后倖官買撤言於徽政院
使失列門失列門許之於是深等具三人罪
狀令大護軍李揆護軍金彥金賞崔之甫申
彥卿等數百人署名呈徽政院失列門矯太
后旨下漢功等三人獄王怒甚因太后侍婢
也里思班白太后曰從臣愛我者莫如三人

深等不告我輒訴徽政院其意不止三人惟
陛下憐察漢功等亦以賄求免太后即命釋
三人杖流深思溫于臨洮國人聞之莫不憤
歎揆彥賞之甫彥卿皆亡匿王命囚彥卿父
良揆外祖金貞于巡軍皆籍其家帝尋召還
深初深將如元印侯出餞告曰今國王在京
師子不待召而往豈無意乎夫善言語以悅
上國子孰與侯富錢財行貨權貴子孰與侯
侯嘗得罪國家僅免死而歸子其慎之深不

能用忠肅時守僉議政丞判揔部事賜礪節
保安功臣號未幾改輸誠守義忠亮功臣化
平府院君又改都僉議中贊加賜協輔功臣
號攝行征東省事蔣伯祥瀆貨多作威福國
人怨之元遣客省太史都赤來囚伯祥以深
及萬戶洪綏權省事卒謚忠肅子承嗣承漢
承晉承魯孽子石堅承嗣子宗衍
宗衍父密直副使精謀誅辛朏事洩為朏所
殺宗衍亡匿及朏誅乃出辛禍時屢為元帥

擊倭有勞恭讓朝王昉趙胖回自京師尹彛
李初之獄起國家初聞胖言欲鞫之遲疑未
決池湧奇與宗衍善密語曰公之名在彛初
書中公其危哉宗衍懼夜逃於是大索境內
獲宗衍于鳳州山中囚巡軍臺省刑曹鞫問
不服翼日夜宗衍從厠竇出率其子伯鈞孟
鈞仲鈞及奴數人又逃大索城中三日不獲
以防禁不嚴斬當直令史囚鎮撫李士頴于
巡軍西京千戶尹龜澤與千戶楊百之飲酒

酒酣語之曰爾得無作宰相意乎百之曰孰
無此心但爲之難耳龜澤曰金宗衍與趙裕
同謀欲害

李侍中爾若率精兵與吾等同心宰相可得
也沈侍中亦知此謀矣百之佯應龜澤恐謀
洩至南京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逃至西京約與我舉兵謀害
侍中宗衍已潛入松京與侍中沈德符判三
司池湧奇前判慈惠府事鄭熙啓門下評理

朴歲同知密直尹師德漢陽府尹李彬羅州
道節制使李茂全州道節制使陳乙瑞江陵
道節制使李沃前密直副使陳原瑞及李仲
和等謀作亂趙裕又謂予曰沈侍中令其鎮
撫曹彥金兆府郭璇魏种張翼與裕等勒麾
下兵將攻

李侍中

太祖以其言告德符德符與

太祖議下裕獄遣千戶鄭乙邦于松京囚宗

衍妻及妻父宋盡山奴波豆于巡軍并收其
族朴天祥朴可興鞠之妻泣曰假使我知夫
所在何忍言之以食夫耶况我不知乎奴曰
主宗衍著喪服入可興家與可興夫婦相話
出謂奴曰俟尹龜澤領兵至則事得濟矣栲
問可興乃服初宗衍匿于安峽人家發軍圍
之逃入石窟中又圍之宗衍拔劍擊一卒突
圍而走至平壤匿前判事權忠家與忠子進
士格相好至是逮捕格榜掠問宗衍所與同

朴歲同知密直尹師德漢陽府尹李彬羅州
道節制使李茂全州道節制使陳仁瑞江陵
道節制使李沃前密直副使陳原瑞及李仲
和等謀作亂趙裕又謂予曰沈侍中令其鎮
撫曹彥金兆府郭璇魏种張翼與裕等勒麾
下兵將攻

李侍中

太祖以其言告德符德符與

太祖議下裕獄遣千戶鄭乙邦于松京囚宗

衍妻及妻父宋盡山奴波豆于巡軍并收其
族朴天祥朴可興鞠之妻泣曰假使我知夫
所在何忍言之以食夫耶况我不知乎奴曰
主宗衍著喪服入可興家與可興夫婦相話
出謂奴曰俟尹龜澤領兵至則事得濟矣栲
問可興乃服初宗衍匿于安峽人家發軍圍
之逃入石窟中又圍之宗衍拔劍擊一卒突
圍而走至平壤匿前判事權忠家與忠子進
士格相好至是逮捕格榜掠問宗衍所與同

謀者格指湧奇熙啓歲師德彬等憲府上疏
請置湧奇等極刑王不之信留中不下臺諫
連日伏閣論請乃流湧奇于三陟歲豐州熙
啓安邊師德淮陽彬安峽臺諫又言湧奇等
既已流竄但李茂陳乙瑞陳原瑞李沃辭連
權格罪同湧奇等尚不抵罪願並正其罪王
以茂乙瑞沃有功且宗衍未逃前已授外任
情狀可疑止流原瑞于興德絞裕流德符及
彥等語在德符傳又鞫宗衍黨金加勿李芳

春等加勿曰我到西京芳春家見宗衍謂予
曰宗衍入京寓朴可興家與金軾李仲和謀
害兩侍中軾仲和乃宗衍舊麾下鎮撫也芳
春曰宗衍再逃後到吾家曰
李侍中性本慈仁但以鄭夢周僂長壽趙浚
鄭道傳等所誘令我至此我欲與權格入京
依朴可興啓定陽君瑀與池湧奇鄭熙啓朴
歲尹師德尹龜澤金軾李仲和鄭子連等同
謀害之鞫權格曰宗衍語予云初湧奇謂宗

行曰公之名在尹彞李初書中公其危矣予
恐及禍逃來因留予家至十月初二日與予
赴京留宿婢七寶家復還平壤十一月初一
日至李同知家宿翌日同知稱宗衍曰大男
兒也安能鬱鬱於此乎害諸宰相則可免矣
予謂宗衍曰同知無兵何以害諸宰相宗衍
曰此事非惟與同知議西京千戶楊百之尹
龜澤等請兵於安州西京吾與湧奇歲熙啓
師德乙瑞彬原瑞沃仲和等謀以害

李待中及夢周道傳長壽浚石璘等何難之
有予問孰肯從汝宗衍曰吾與楊百之有蒼
赤之隙尚且從之其餘千戶孰敢不應吾在
京中與諸公約舉事日已定適乙瑞出外未
得發後沃來吾家議之予不應沃怒蹴門板
而去予又曰汝若害中興功臣王得不怒乎
宗衍曰擁衆舉大事何畏王乎鞠朴天祥天
祥曰吳仲華謂予曰宗衍逃自巡軍匿湧奇
家四五日熙啓家五六日可與家十餘日然

卷之四
240
再
之逃

後出城於是追仲華與天祥對辨乃妄也王
曰朴吳為人不實國人所知遂釋之遣巡軍
鎮撫任純禮捕宗衍于西海道搜索甚急宗
衍所過輒加拷掠囚繫者數百人傳相告引
中外喧闐宗衍飢窘隱於谷州林莽間見一
人曰吾飢將死願救之其人曰在此我將煮
粥來遂告官掩捕以來命僕長壽趙浚與臺
諫鞫之逃匿經宿處一如格所言又鞫謀亂
事宗衍飢憊不能言獄官詰曰今日之問君

命也何不言也宗衍有微聲在喉中曰我不
忍死且以薄祐所鍾至此耳實無謀事又問
曰所謀事權格李天用已告何隱也宗衍曰
與格天用共謀得成何事我無所謀此亦可
知飢甚不可拷問飲之粥入溫室即死純禮
在途不與食一晝夜馳三百里遂疲困凍餒
以死人皆疑之効純禮支解宗衍以徇諸道
斬忠路芳春加勿天用鄭甫朴原實等流可
與仲和軼于遠地論龜澤功除判書雲觀事

高麗史卷一百四

五十四

之獄官 240

三四〇 再 之逃

後出城於是追仲華與天祥對辨乃妄也王
曰朴吳爲人不實國人所知遂釋之遣巡軍
鎮撫任純禮捕宗衍于西海道搜索甚急宗
衍所過輒加拷掠囚繫者數百人傳相告引
中外喧闐宗衍飢窘隱於谷州林莽間見一
人曰吾飢將死願救之其人曰在此我將煮
粥來遂告官掩捕以來命僕長壽趙浚與臺
諫鞫之逃匿經宿處一如格所言又鞫謀亂
事宗衍飢憊不能言獄官詰曰今日之問君

命也何不言也宗衍有微聲在喉中曰我不
忍死且以薄祐所鍾至此耳實無謀事又問
曰所謀事權格李天用已告何隱也宗衍曰
與格天用共謀得成何事我無所謀此亦可
知飢甚不可拷問飲之粥入溫室即死純禮
在途不與食一晝夜馳三百里遂疲困凍餒
以死人皆疑之効純禮支解宗衍以徇諸道
斬忠降芳春加勿天用鄭甫朴原實等流可
與仲和執于遠地論龜澤功除判書雲觀事

郎舍數月不署告身式目錄事劾郎舍黨宗
衍而庇陰謀請治其罪都堂又上疏請之乃
下常侍陳義貴鄭習仁司議李滉權湛舍人
禹洪富獻納宋愚孟思誠正言尹珪尹湏于
巡軍獄鞫之皆流外以湛倡議并收告身
石堅忠肅朝累轉密直副使忠惠時封化平
府院君曹頤之亂侍從有勞策功爲一等爵
其父母妻子賜田臧獲王用閔渙言求取諸
豪富家婢有姿色者主吏至石堅家索婢石

堅歐逐之即詣王宮王迎謂曰政丞得無以
臧獲事來耶石堅曰臣家臧獲皆已與子上
若索之臣欲明朝如元取來石堅庶子完者
帖木兒仕元有寵故因以脅王王賜馬慰諭
曰政丞毋怒予將勿取忠穆二年卒完者帖
木兒元授禮部尚書後還國宰樞及宗族爭
置酒邀宴時忠惠被執如元政丞蔡河中謂
曰尚書既知上國與本國事矣何故有是變
乎完者帖木兒曰王之被譴由左右無其人

誰不知惡之不可為但阿意順旨以固權位
耳不然何至此尋被徵還于元

4

列傳卷第十七

